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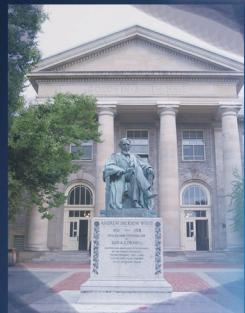
涅槃周刊

第叁拾肆期





斯坦福大学



康奈尔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纽约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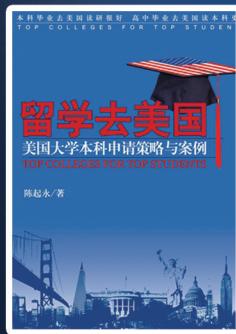


普林斯顿大学

**啄木鸟陪你
“战”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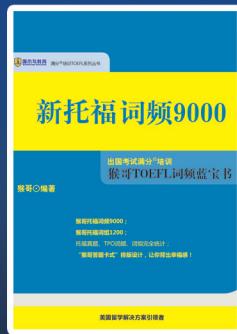
考试培训 留学规划
申请咨询

啄木鸟“留学培训系列书籍”免费赠送 领书热线：0755-82076505



《留学去美国》陈起永

本书作者用16个生动的案例告诉您：美国大学用什么标准评估学生优秀与否；怎样获得美国大学为一个中国学生提供的第一流教育。只要细心地读，一定能领会已经到美国的师兄学姐的成功之道，也等于得到了留学顾问的亲自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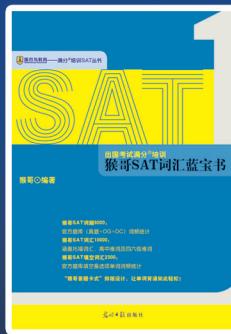
《猴哥托福词频蓝宝书》猴哥

从1989年至今所有TOEFL考试中出现的词汇进行了词频收录和分析，按照词汇出现的频率进行了整体编排，结合猴哥最高效的EXCEL背词法及答题卡式背诵法，让您轻松拥有北美留学敲门砖。



《托福口语看这本就够了》张涵

长春藤名校教育学硕士，前ETS托福出题人倾力之作。包含对托福口语的全面介绍，参加托福口语考试所需的全部考试技巧，以及托福口语考试全真练习题及标准答案。让真正的托福考试出题人告诉你，怎样才能搞定托福口语！



《猴哥SAT词汇蓝宝书》猴哥

你知道SAT官方题库（真题+OC+OG）一共有八千单词吗？而这八千词几乎完全覆盖每次最新真题。SAT真题，特别是近年的真题，是检验词表的唯一标准。“易背、高效、前瞻、实用”永远是“猴哥SAT词汇”追求的最高境界。



环球雅思学校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知名教育品牌



@深圳环球雅思学校

<http://shenzhen.gedu.org>

有点**毅力**不！小心挨抽！**HOLD住！**高分男
出国再刷会死啊！子曰：要学习！天涯我师傅



滚去背单词



再聊条毛的天！
背到Abandon的有木有啊！

自己自觉点做阅读了没？听听力了没？练写作了没？

郭美美炫富你炫雅思**2.5**？考雅思**9.5分梦**
神马语法？**坑爹呀！**我要做**托福帝**



抓狂妹**微博！**芙蓉凤姐表情哥
活该被河蟹欺负死！去加关注外语**靠谱！**

学好语言，再出国，知道不？ **罗马大道**

Responsible for your success!

你的精彩，我的责任！

涅槃周刊

Nirvana Weekly

第三十四期

聚焦

双面伦敦 2 Daybreak、蒋宇杰

人物

女工、诗人——郑小琼 9 Janeites、海玄
追光者——陈翀 10 木落。萧、Jessica

文化

当你老了 12 余伟
光亮仍在 14 喻岸

冷饭

自主招生专题

自主招生专题 15 Angel.W、AY、善上善、292

观点

棺材匠 19 现衡
《纽约客》：大器晚成 24 Malcolm Gladwell

编辑部名单

主编 林杨威
执行主编 胡潇梦
副主编 牛上元
对外 吴世坚 刘广合 郑昊阳 雷 聰
邵淇正 李重廷 杨 煜
聚焦 李林达 黄舒琪 张莹奇
冷饭 杨安怡 王安琪 陈嘉欣 庄国泽
文化 卓怡琳 谢婧颖 余 伟 史乐天
观点 郑旭勤 牛上元
编务 林伯翰 黄舒琪 郑丹妮 魏恬祯
封面摄影 吴健晖
排版设计 陈思明 王素心
封底设计 刘欣怡

赞助合作 & 捐赠

《涅槃周刊》是一家完全由学生自筹自办的纸质媒体，自负盈亏，不以盈利为目的，售卖杂志之收入用于支付印刷费用。我们在十余所学校有固定的读者群体。

为保证内容的独立性，我们是一家在资金上完全独立的学生媒体，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请联系 胡潇梦 13798588910

订阅请联系 邵淇正 18028781536

双面伦敦

采访、文 / Daybreak、蒋宇杰

2005年7月6日，一场激烈的竞争在新加坡悄然展开。伦敦、巴黎、纽约、莫斯科和马德里，5座在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上赫赫有名的国际名城，为了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而展开了殊死“搏杀”。从清晨一直到午后，经过四轮的投票，英国伦敦有些令人意外地一举夺魁，力压夺标大热门巴黎，成为了最后的赢家——漫漫奥运路就此展开。

伦敦，百年前日不落帝国的中枢。这座曾极其盛的大都会在最不被人看好的时候却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一跃成为史上唯一一座三次获得奥运主办权的城市。足足一甲子的等待，雾都，Are you ready？



↑ 伦敦申办 2012 年奥运会会徽

↓ 伦敦市民聚集街头庆祝申奥成功



Part 1 伦敦奥运小常识

1. 伦敦奥运，或称 2012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开幕，8 月 12 日闭幕。

2. 2005 年 7 月 6 日伦敦取得奥运会主办权。

3. 会徽：伦敦奥组委于伦敦时间 2007 年 6 月 4 日 11 时 30 分公布了新的会徽，新会徽完全没有了当地的传统标志或色彩，颜色样式不一；官方较常用的为红色系会徽。伦敦申办奥运的宣传标志则是采用具有五种颜色的彩条来代表奥运，在「LONDON」



↑ 申奥成功后，一位英国女孩挥舞奥运会会旗疯狂庆祝
2012」的字样上下穿过；而标志上则有奥林匹克五环。

↓ 奥运会主火炬



4. 吉祥物：2010年5月19日，伦敦奥运会吉祥物公布。两只吉祥物分别名为文洛克（Wenlock，奥运）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帕运）。

5. 奖牌：2012年伦敦奥运奖牌由大卫·沃特金斯所设计，于2011年10月终于亮相，于2011年11月开始制造，奖牌用美国犹他州跟蒙古沙漠的金银铜矿产打造，直径8.5公分，厚0.7公分，重量375公克到400公克之间，无论尺寸还是重量都是历届奥运之最。

6. 圣火：伦敦奥运圣火的传递于2012年5月19日在英国地角开始，至7月27日晚上被点燃于伦敦奥林匹克公园的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主火炬。

7. 《On a Rainbow》为2012年伦敦奥运吉祥物主题歌。开闭幕官方歌曲为缪斯乐队的《Survival》，收录在专辑《The 2nd Law》中，此歌在2012伦敦奥运开闭幕典礼和颁奖典礼上播放。

8. 比赛项目：棒球和垒球取消后，本届奥运会设26个项目，拳击比赛中首次列入了女子级别。

9. 奖牌榜：伦敦奥运最终金牌榜前三名为美国（46金，29银，29铜），中国（38金，27银，23铜）和英国（29金，17银，17铜）。

Part 2 四年，又一个轮回

伦敦在路上

自申奥成功以来，伦敦便积极投入到各方面的备战中。2008年5月22日，伦敦奥运会主场馆“伦敦碗”正式开工建设。整个工程共耗资4.69亿英镑，并于2011年3月29日竣工。这是伦敦奥运准备工作中的关键节点。而对于愈发临近的这场盛会，伦敦人似乎信心满满——他们确实有理由自豪，不妨看看这份另类的“成绩单”，本届奥运会中共设34个比赛场馆，而其中新建场馆仅14个，这意味着投入奥运服务的场馆中大多数为伦敦原有场馆。老特拉福德球场、温布利体育场、温布尔登网球场……对于体育迷们而言，这一连串场馆名几乎可以称得上如雷贯耳，或许伦敦体育文化的积淀正表现于此。

但鉴于英国目前不景气的经济情况，怀揣23亿英镑（后膨胀至超过93亿）的伦敦奥组委似乎觉得“手头很紧”。可是即便如此，仍有约59%的英国人认为纳税人为奥运会支付了过多的钱，看来伦敦今年的准备工作饱受诟病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

安保太坑爹？

无论通过何种渠道，在几乎所有对本届奥运会有所了解的人眼里，投入10亿英镑的伦敦安保都会是一个“笑话”。除了奥运绝密文件包遗失、自制假炸弹顺利通过安检等一系列事件，受雇于奥组委的私人安保公司G4S甚至还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承认无法培训出足够的安保人员，以至于伦敦政府不得不紧急抽调军队协助安保任务。一位暑假打工的英国大学生透露，他只接受了30分钟的面试和3天的训练，便接到将担任X光机安检员的指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G4S公司招募的保安人员专业素养“几乎为零”。“我

收到信后，吓了一大跳，我哪懂得看X光机？”那位大学生如此表示。但其实，伦敦的安保漏洞又何止这般？早就被网友吐槽到烂的“徒手安检”等一系列事件让伦敦彻底被沦为笑柄，在奥运正式开幕前就“风头尽出”。

虽说风波过后，伦敦安保也算是戒备森严，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英国军警，多个地区更是临时建立了军事管制区……但无论如何，今天的我们只能庆幸奥运期间一切基本顺利。但人们依然后怕伦敦“雷声大雨点小”的安保措施，毕竟，像这样外表华丽却漏洞百出的“安保豆腐渣工程”只会让苦心经营的伦敦形象毁于一旦。

交通如噩梦？

提到伦敦的交通，或许此前很多人并没有太深的感触。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起相对完善交通系统的城市之一，伦敦似乎不应该与交通拥堵有太多的交集，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7月25日起，伦敦开启奥运专用车道并禁止其他一切无关车辆在规定时间内驶入。这本是奥运举办地的例行举措，但这让伦敦本来就“压力山大”的交通因此更雪上加霜。客观来说，伦敦的市政规划毕竟比较古老，大多数街道原本就不宽敞，为保证8.2万名奥运选手、官员、媒体、赞助商等畅行，从本来就拥挤不堪的公路系统中强行分割出50余公里的专用道必然会使其余道路承载压力增大。毫无疑问的，堵车点增多，交通状况的愈发糟糕只能是唯一的结果。伦敦交通局局长彼得·亨迪一年多来不懈地为伦敦的交通情况申辩，但面对如潮的诘问，他也不得不承认：“伦敦的交通系统并不是完美无缺，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我们都在努力工作。”

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早已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难以忍受漫无止境的traffic jam（这种说法也真是恰如其分），个别行动派司机甚至从挂有五环标志的伦敦塔桥上纵身跳入泰晤士河中，以抗议伦敦部分奥运专用道禁止出租车进入。加之此前还有数百辆伦敦特有的黑色出租车在伦敦塔桥附近的街道上以故意超慢速行驶并在伦敦市长办公室外鸣笛抗议，伦敦市民对伦敦交通状况的不满可见一斑。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抹杀伦敦在交通方面所做的努力。在过去的4年里，英国已经投入了65亿英镑用于改善交通——超过7000辆的红色大巴穿梭运营，11条地铁和2条轻轨也通向城市的各个角落。不得不说，伦敦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还算发达的公共交通，但在可怕的交通压力面前，这一切似乎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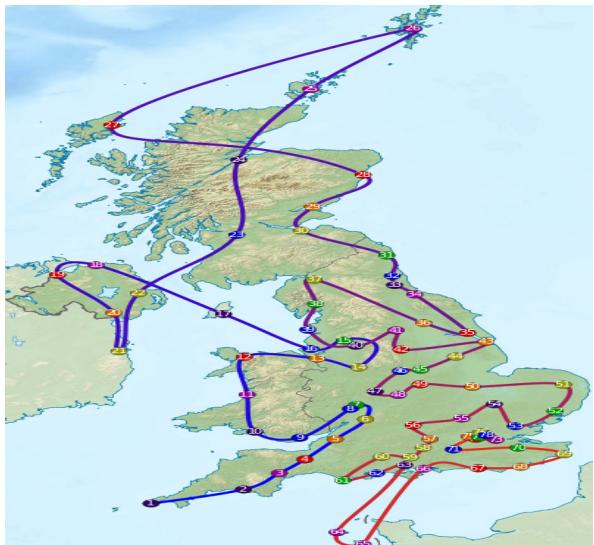
在激增的客流量（日均上百万）面前，伦敦的交通系统还算是经受住了考验。从各类报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奥运期间的交通状况并不那么令人满意，这也明显成为了英国人办一届足够优秀的奥运会的最大瓶颈。当这届奥运闭幕，不知人们对此会有什么想法，也许是“感谢上帝，终于结束了”？

北京向左，伦敦向右

4年前北京奥运会时你是否也有过心潮澎湃的感觉？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生前曾表示，北京奥运会是他所看过的最好的一届奥运会。虽说对于那一届奥运会，国人批评之声不断，但不可否认的是，就奥运会本身而言，北京在很多方面都向世人做出



(图为本次奥运会徽。) ↑



(图为火炬传递路线图。) ↑



(图为奥运会吉祥物。) ←

(图为 7 月 8 日奥运会皮划艇会场火炬传递。圣火被浇灭。) ↓



(图为奥运会奖牌。) ↓



了表率。如今的伦敦也已成功跑完了属于他的那一棒，虽说这期间非议不断，伦敦也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向风口浪尖，但这场历时 17 天的演出至少算是功德圆满——北京奥运已注定在奥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夏的伦敦也同样没有理由被人们所遗忘。

北京奥运劳民伤财？

谈及北京奥运会，或许不少国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中国狂揽 51 枚金牌，勇夺 100 枚奖牌的壮举。相反，劳民伤财才是人们最深切的感受。其实中国人以举国之力投入到某项盛会中的举措绝非始于北京奥运会，而且 2008 显然不是终点。客观地说，紧随其后的 2010 上海世博会及广州亚运会都让国人有种“花钱赚吆喝”的感觉。对于国家而言，或许这是所谓战略需要，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以此为契机将国家形象推向世界各个角落，但我们不由要



(图为“伦敦碗”之称的奥运会主体育场——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



(图为老特拉福德球场)



(图为温布尔登网球场)

想，如此“大手笔”究竟值不值得？

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奥运会的具体花费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想见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从场馆建设上看，北京奥运的花销貌似中规中矩，仅新建场馆 11 座，按照官方给出的建筑造价也还算合理。但真正的花费其实是在奥运之外，最基本的诸如“修桥补路搞绿化”等自然必不可少，而大规模的拆迁及老城区规划改造同样是搞得轰轰烈烈。较早前曾造访过北京的人一定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年，北京的变化足可称得上是翻天覆地。不可否认，人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北京城获得了一次根本性的蜕变，虽然这其中不乏无用功，甚至许多面子工程对于老北京而言是毁灭性的破坏，但我们还是应当看到，不少困扰北京多年的“疑难杂症”都在那时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只是，为什么只有在面临奥运时才想到去解决呢？

提到北京奥运会前声势浩大的准备工作，作为一名老师的 A 表示，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浪费：“听说北京奥运会总投资起码有 3000 亿元？虽然不知是真是假，但不管怎么说，这笔开销实在是太大了。我记忆中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的花费都不及北京奥运会，虽然说举办的质量令人满意，但我并不觉得在这方面争强好胜有多大必要。”

事实上，这同样也是很多人对于北京奥运会的印象。不难理解，在筹办奥运会的那几年里，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面子工程”，非但意义不大，反而还给原本就生活忙碌的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种种不便。网络上偶有声音为政府“平反”，甚至拿出了看似相当有力的证据（如各种数据及报道）进行证明，但鉴于这些年来政府相当有限的公信力，此类帖子的最终命运多半是一沉到底。而与此同时，几乎成为了一种惯例，有关相关政府官员存在贪腐现象的质疑声渐渐甚嚣尘上，而随后各种事实表明我国逢大工程必出贪腐的传统着实延续着。作为一名坚定的怀疑者，A 很乐于分享他对于此事的看法：“对于贪腐这个话题我都已经习惯成自然了，现在回想 2008 年，真觉得那么大的工程要是不出任何问题才真的奇怪了。权势本身就是贪腐的首要条件，北京不缺高官，一个奥运会又让北京多了不少掌握财政大权的‘一把手’，想想那上千亿的拨款吧，那么丰厚的油水，有几个不打算趁机狠捞一把？说白了，北京开（指）的不是奥运会，是油水！”

.....

且看今夏之伦敦。

伦敦赢否？输否？

不可否认，4 年前的北京将一届无与伦比的盛会奉献给了世人，因此，自然而然地，自伦敦从北京手中接过接力棒的那一刻起，有关于北京与伦敦之间各种各样的对比就此展开。或许只不过是一句场面话，但英国体育与奥运大臣休·罗伯森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倒计时 100 天之际面对媒体采访曾表示不要拿伦敦和北京比，而不少英国人也笑称“北京把奥运会标杆抬得太高。”暂且不提北京的办会质量如何，伦敦奥运会真的如坊间所传的那么乏善可陈甚至惨不忍睹吗？

其实在伦敦奥运开幕式刚刚结束时，大多数人的期望值还是很高的。甚至诸如“伦敦在这 17 天里将在各方面完胜北京”之类的言论都呼之欲出。就开幕式而言，孰优孰劣的问题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伦敦确实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朴实

的田园风格，鲜明的时代层次感与经典的英伦幽默，让世人从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了雾都。或许是因为伦敦早已习惯了奥运这位常客而显得有些慵懒与随意，但这副“混搭”牌无疑大获成功。

有网友曾评论说，这是伦敦奥运会以人为本的一个表现，相比之下北京奥运会简直弱爆了云云。对于这句话，笔者表示部分持保留意见，毕竟虽说伦敦在留给我们的开幕式别开生面，抑或放大点说，英国人引领了一个不一样的办会理念，但伦敦真正值得称道之处却并不仅仅在此——

C 是一名将要升入大三的学生，对于伦敦奥运会，他的感触很直观：“简单地说吧，这届奥运会是我印象中最不爽的一届了，但是说到优点，英国人在环保与节约方面真的做得不错。”

比较之下感触才更深刻，我想包括 C，所有持相同看法的人都是在与 08 年做过纵向比较后才得出了结论。单看这一点就足够令人称奇：同样出台了所谓“城市装点工程”，伦敦仅仅花费不到 50000 英镑用于挂彩球横幅以及更新灯饰。

说到场馆建设，在所有新建的 14 座场馆中，有 8 座是临时场馆，其中还有不少被批“太过简陋”。但伦敦奥组委“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肖恩·麦卡斯表示，伦敦奥运会每一个场馆，25% 的原材料必须是可持续性使用的，而伦敦奥运会场总设计师杰罗姆·弗罗斯特说得更直接：“我们的目标是办一场极简环保的奥运会。伦敦奥运结束后，被拆除和可循环利用的座椅，比前三届夏季奥运会加起来的还要多。”真实数据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与鸟巢一样，伦敦碗也可以同时容纳 8 万名观众入场观看比赛，但鸟巢仅有 1.1 万个临时坐席，伦敦碗却拥有 5.5 万个临时坐席。同时，根据有关媒体报道，“伦敦碗”比“鸟巢”少用了约 2/3（也有说是 1/2）的钢材，它们当中的 95% 都来自于废旧建材的重新回收利用——从经济与环保的角度来看，伦敦确实发挥到了极致。

虽说英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举办一届相当出色的奥运盛会，但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作为一家私营企业，伦敦奥组委“很差钱”倒也是客观事实。C 如此评论道：“感觉北京与伦敦简直是两个极端，一个‘大手大脚’，一个‘克勤克俭’。太过铺张浪费肯定会让人们有种华而不实的感觉，今夏的伦敦算是把奥运重新引上了正轨，但……真的就有点过犹不及了。”

伦敦办的这届奥运会恐怕永远与“节约”二字划上等号了。总的来说，“节约”是一柄十足的“双刃剑”，正如 4 年前的“华丽”二字之于北京一样。伦敦奥运的投入锱铢必较，却也因此引发了各国访客的强烈不满。但换个角度想想，实用、环保，是伦敦奥运会更看重的原则，这种理念又何尝不值得后人学习呢？

结语

今天，面对新的一届奥运会，4 年前的北京免不了又要被拉出来与伦敦做一番比较——一次彻底的，盖棺定论式的比较。这种比较不可避免。虽然历史会给出最公道的证明，但不妨看看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分别在两届奥运会闭幕式上的致辞：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这是一届充满快乐和荣耀的奥运会。”

答案自在人心。

Part 3 为什么会出现争议？

2012 年 7 月 26 日，伦敦奥运开幕式。

2012 年 8 月 13 日，圣火熄灭，奥运结束。

微博上有人调侃称，奥运结束之后就再也不会被“XXX 得了金牌，实至名归！”或“XXX 痛失金牌，没关系，我们永远支持你！”抑或是“如果闭幕时中国还能在金牌榜上排第一，就送……”一类的话刷屏了。

这一微博从侧面反映出了一个事实——伦敦奥运期间，这一话题的确是舆论热点。当被问及“你看伦敦奥运吗？”时，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看啊。”不管是熬夜看比赛还是经过电视的时候偶尔瞄两眼，人们或多或少地都关注伦敦奥运赛事进程、判罚争议、热点事件，与此同时，这届奥运赛事进程中，争议点并不少。于是，各种看法，各种争议，纷至沓来。

判罚不公？消极比赛？

羽毛球利用规则消极比赛？



(图为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盛况)

英国队多次获得重赛机会？

裁判看错犯规选手？

判决令人表示“难以理解”？

……

关于赛事本身，或许最大的争议点在于裁判问题。维基百科的相关条目下列了很多出现争议和受到质疑的判罚，遍及自行车、体操、柔道、羽毛球乃至田径等项目，仅目录就是长长一串。

往下细读，我们可以看到，在男子 66 公斤级的柔道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判决结果受到众人争议，之后更改；体操团体决赛中，日本队提出申诉之后分数提高了 0.7 分，获得银牌；击剑比赛中韩国选手对判罚提出质疑，并滞留剑道长达一小时之久；在自行车比赛中，中国队由于犯规被取消金牌；以及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比较大争议的羽毛球消极比赛取消成绩，和体操吊环判罚等等。

争议性的判罚不断，导致对这届奥运的负面评价不在少数；据

凤凰网发起的一个调查称，56% 的人给这届伦敦奥运打低分，理由是组织不力和判罚不公。“伦敦奥运争议判罚拷问赛事声誉”——这是文汇报一篇评论的题目。

对此，关注奥运的人必然有自己的看法。当我们采访街头的一名普通市民 X 先生时，他表示，自己对所出现的争议还是有一定关注的。对此，他举了铁饼比赛的例子，称中国队的奖牌就是通过申诉才取得的；同时，X 认为，在判罚问题上出现争议几乎是肯定的。

“争议？我认为几乎是肯定会出现的。并且，在我看来在这一问题上判罚对中国不公。（那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因为中国加入运动员分会的人比较少。这必然导致中国在国际上缺少发言权对吧，然后就会出现（判罚不公的现象）。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加入竞争岗位的人员素质不够。比如说王励勤，在国际乒联对吧，然后他英语什么的又不行。”

X 的回答，简单来说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争议存在。其二，由于一些原因中国竞争素质不够。这一看法似乎也是笔者身边舆论的普遍看法。

在这些争议颇多的判罚中，有一项引起了各种意见的对峙和纠结——八名羽毛球运动员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成绩。

何谓“消极比赛”？百度百科定义称，“消极比赛，指为了避开提前与本方队友在淘汰赛中相遇，而选择在小组赛中故意输球，从而为夺取更大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而在本届奥运中，“消极比赛”的具体实践则是这样的——“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于洋 / 王晓理、两对韩国组合和一对印尼组合在内的 8 名选手，因为都想在淘汰赛选择对手，结果比赛时每对组合都以输球为目标。世界羽联在赛后展开调查，最终四对涉及消极比赛的组合被取消了奥运资格。”

仅在笔者身边，便有人看了比赛后认为“太令人愤怒了，该取消资格”，亦有人认为这仅仅是在合理利用规则，不该处罚。当然，分歧不仅仅止于身边——应该说这是争议最大的一件事，也是引起了舆论分歧的一件事。

在这个问题上，X 和另一名受访者 L 有着相同的意见。“羽毛球出现打假球是规则使然”，L 称，“由于羽毛球赛制的小组赛并非淘汰赛，使得选择对手成为可能。因而，部分选手利用规则避开强敌。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处理不公平。同时，这届奥运会对中国队不公平——中国队申诉几乎没成功过，还有像自行车一类连申诉都不行的。而英国队自行车假摔就没事。”

这也是很多人的意见。“消极比赛取消规则”一事出现之后，中国队决定不上诉，“尊重羽联决定”。之后，新华社刊出评论，标题赫然写道“消极比赛必遭到谴责 奥运精神不容违背”以及措辞尖锐的“丢人丢到家了”云云。国内主要媒体对这事亦是以批评为主。评论刊发之后，网友戏作《敦促新华社等投降书》（改编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文中称“停止内残外忍的恶劣行径”、“你们已经丧失了新华视点的全部智商，新华体育的 100% 节操”云云——虽为戏作，却因某个方面反映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意见。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这一事件本身，而在于，为什么“消极比

赛”一事会朝着这样的方向进展？这件事情的起因很简单——规则使然。然而各方的反应和后续的进展的确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类似的“消极比赛”之事不仅仅只在羽毛球中出现。在田径赛场上，阿尔及利亚选手马克洛非放弃了八百米的比赛。他跑出两百米之后便离开跑道，之后因此被取消奥运比赛资格，但以伤病为理由申诉成功。然而，在一千五百米决赛中他“健步如飞，丝毫不看不出伤病影响，并最终夺得金牌”。而在足球场上，日本女足亦是故意战平南非队以留在当时的比赛地。

两相对比，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为什么羽联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以上事件中的运动员没有受到惩罚？

或许原因是比赛取悦观众的需求。华体网告诉我们，“也许从国际奥委会发言人的话里，我们能够找到最关键的原因，‘（羽球



女双争败）这样的比赛，没有观众想看’”。奥运是一盘大生意，从这个角度来说，观众支付的门票钱和赞助商赞助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奥林匹克的神圣性。运动员不只是运动员，他们还是表演者，负有取悦观众的义务。”

客观来说，羽毛球女双中国对韩国的那场比赛确实让观众不满，也确实缺乏了观赏价值。在这之后，判罚决定作出了，为众人所知了，网上则出现了激烈的论辩。如前所述，这些论辩围绕着该不该取消资格。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该”——特别是在更多“消极比赛”的事例出现之后。

这件事情很简单也很复杂，简单是因为仅仅是试图利用规则，复杂是因为背后折射出的东西。何谓奥运精神？何谓竞技体育？金牌至上因而值得反思吗？双重标准吗？

或许对这件事情，我们只能选择如李永波所说，“别再纠缠消极比赛”，毕竟在一些方面，“过去的事情不想再提”。

竞技体育：刘翔、国家荣誉及其他

2012 年 8 月 7 日，110 米栏预赛，刘翔在跨第一个栏时摔倒在



地，最终单腿跳过终点无缘晋级，重演了四年前的因伤退赛。

各种看法，各种观点，汹涌而来。

就在预赛结束的当晚，“刘翔因伤退赛”成为了各类 SNS 平台上的热点话题。对这件事，众人褒贬不一。微博上“刘翔是否假摔”的投票，截至写稿之时选择“是”或“否”的人分别占百分之四十一和百分之四十六，还有一小部分人表示“不清楚”。

有人，如在预赛中解说时当场哽咽的解说员，认为他虽败犹荣依然是中国的骄傲；亦有人言辞激烈地指责其为假摔抑或是中国的耻辱，称之为“著名的广告体育表演艺术家”，并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其炒作及作假；还有人表示，伦敦奥运会的栏架比常规高了三厘米是刘翔跨第一个栏摔倒的主要原因，并以当时场上的情况作为证据（“要不为什么那一组有四名选手失误呢？”）。

对此，Y，一名学生，表示他还是持正面态度的：“我觉得其实褪去了奥运的光环，刘翔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运动员，人们对他（寄予的）期望太高，因此也容不得他失败。而刘翔之所以升格为中国的门面，就是因为他为中国最薄弱的项目取得了一连串的荣耀。伤病是每一个运动员必然要经历并克服的坎，刘翔也不例外。（我）看过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在刘翔所参与过的所有世界级比赛中，刘翔仅有的两次因伤退赛就在北京和伦敦。这样说吧，对于任何人而言，巅峰只要足够辉煌，一次就够了，何况刘翔带给我们的又何止一两次惊喜？”

因此，他觉得我们并不应该对刘翔妄加指责。“不得不说，刘翔是中国举国体制下的产物，因此他身上要背负如此多的压力便不足为奇。但现在的我们如果依然口无遮拦，不依不饶地对他妄加指责，那又与所谓‘卸磨杀驴’何异？”

Y 的看法也是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客观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激烈争论，是因为刘翔的知名度。自 04 年雅典奥运会夺冠之后，他便成为了舆论焦点——毕竟，那是亚洲人首次在田径项目上夺金。的确，国人对他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值。08 年刘翔因伤退赛，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此，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合理的推断——许多人，包括他自己都希望在伦敦一雪前耻。

“大部分人是理解他受伤的，但是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来这一下，所以认为是假摔。很多群众不满这样的退赛。”有人这样说。

出现争议，期望值高是一个原因，所谓“花了纳税人的钱”是否是另一个问题？X 表示，中国奖牌数多但是的确消耗了纳税人的钱。比如说孙杨训练就花了一千万（所不同的是，在这件事上，大部分人觉得值了）——可以说，投资是巨大的。

另一名学生 H 则说，“纳税人的钱，基本都不知道花在哪，大家也不太能够干涉花在哪。现在观众的情绪有点类似于我们期待刘翔作为中国的骄傲，但是他又失败了，（所以）有点给国家丢脸。”

因此，当刘翔没有符合人们的期望值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这个方面。如一条微博所称，“李娜无论挣多少钱，吃什么我都没意见。因为她早已脱离体制，自己挣钱来支付训练费用，她的

钱怎么花都没问题，那是她自己的事。刘翔则不同，他用纳税人的钱付训练费用养着庞大的团队，挣了钱却揣进自己的腰包。当他吃着进口牛肉，在纳税人要看他成绩的时候，他表演摔跤，这合理吗？而且还能去批评？”

其实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四年前，刘翔北京奥运会因伤退赛之后也引起了各种争论、批评甚至是谩骂，极端者称“刘翔应自裁以谢国人”；李宁 1988 奥运会失误之后同样如此，机场无人迎接不说，还有人给他寄绳子和刀片；连续三次破世界纪录的朱建华在 1984 年奥运会只以摘得一枚铜牌收场，民众亦是群情激愤。

.....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对这件事，笔者并不想评论些什么。笔者并非体育方面的专业人士，但是伦敦奥运赛事所引起的种种争议已经不完全属于体育范畴，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争论再上升一层或许又到了政见层面，从而演变成左右之争的又一个藉口。

竞技体育之所以为竞技体育正是因其竞技性，然而同时竞技体育和国家荣誉之间的关联不可避免，因而获得奖牌是为国争光这一说法也有其合理性。那么，当培养运动员花了纳税人的钱而他没有满足期望，我们是否有理由对他加以指责？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可以肯定的是，对运动员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乃至谩骂和人身攻击是不可取的。至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即所谓“举国体制”（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培养运动员参来加体育赛事），有其弊病，但是把问题全推到体制上又实属不负责任的表现。

结语

伦敦奥运已经闭幕，其间出了太多的事。仅论赛事进程，从判罚争议到消极比赛，每一项都是争论的焦点。奥运精神？竞技体育？双重标准？国家荣誉？举国体制？翻来覆去地讨论了太久，或许最终一切还是得留给时间去评说。

从一八九六到二零一二，一百一十六年的岁月仿佛就这么悄然过去。从德米特留斯·维凯拉斯到雅克·罗格，八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呕心沥血让奥林匹克精神历经百年沧桑仍熠熠生辉。今夏的伦敦，注定会是世界的焦点。如今大幕已然垂下，无论世人如何评说，17 天的风风雨雨都已成过往——我想，对于这短暂而又不平凡的盛会，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一书中的这样一句话或许会是一个最为公正的诠释：“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

——后记

女工、诗人——郑小琼

文 / Janeites 、海玄

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品间穿行着
 她们是鱼，不分昼夜地拉动着
 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
 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
 流水线的响声中，从此她们更为孤单地活着
 她们，或者他们，互相流动，却彼此陌生
 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纹，塑料片
 铁钉，胶水，咳嗽的肺，辛劳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
 流动……在它小小的流动间
 我看见流动的命运
 在南方的城市低头写下工业时代的绝句或者乐府。
 ——《流水线》

看着这些文字，你的脑海是否呈现出了一幅幅真实而残酷的画面？这一切，便是打工诗人郑小琼的女工生活。这个出生于1980年的女诗人，从21岁成为农民工开始，就在用她的笔记录着属于那些工厂女人的辛酸。

你也许曾经无法想象那种境况，于是有了一个郑小琼，她向你诉说、描摹一个现实。她的文字现实而深刻，用张清华的话来说：“从郑小琼的诗中读到的，是有关我们时代的所有秘密，这秘密混合着主人公情绪的撞击、思想的煎熬、道德的拷问和生命的洗礼，他们互相交混着、蜂拥着，生发着稠密、派生的饱满力量。”然而，文字的本身是无力的，它不能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就如这位女诗人本人所说：“在任何时代，文字都是无能的，屈原的文字不能改变楚国灭亡的命运，杜甫的文字也不能改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但是如果失去他们的文字，我们便无法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真实。”

咳嗽、恶心……她遇见肺部
 泥沙俱下的气管，塞满毛织厂的毛绒
 五金厂的铁锈，塑胶厂的胶质……
 它们纠结在胸口，像沉闷的生活卡在血管处
 被阻塞的肺部，生活的阴影
 她遇见肺部，两棵枯黄的树木
 扎在她的肉体上，衰老的呼吸
 她，四十二岁，在毛织厂六年，五金厂四年，塑胶厂三年，电子厂二年
 她的血管里塞满了生活的尘土、疾病
 拖着疾病的躯体在回乡的车上
 她疲倦苍白的脸上泛出笑容
 1994年出来，2009年回家
 她算着这十五年在广东的时光
 两个小孩已读完大学，新楼已建成
 剩下这身疾病的躯体，回到故乡衰老
 最好埋在屋后的桔树下……

五金厂、塑胶厂都是郑小琼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那里，她看见了

这样一个走向衰老、一身残破痛苦的身体，眼见着青春埋葬在工厂里，只是为了遥远的故乡的亲人得以生存。终于有一天，她可以看着她的孩子走出故乡那个小地方，到城市里摸打滚爬。然而，她的前半生是孤独的，她的后半生也是孤独而无味的。不过也许有一天，她的孩子会把孙子带回来给她抚养，让孙子们陪她过完后半生。这样看起来是不错了，可还有那么多人，她们残破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撑着她们回去了，或是在打工不久后，她就面临着家庭破灭的现实，亦或是当她们回去的时候，那个家庭不再是她遥遥盼望的那样了：她的孩子看她的眼神是那么的陌生，她的丈夫看她的眼神躲躲闪闪……更令人痛心的是，也许她们的回去，预示的是一种轮回——工厂里送走了一批年老的，迎来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衰老的女人的子孙。这个黑暗的地方即将掩去自她们身上发出的青春的光芒。

生活只会茫然 时代逐渐成为
 盲人 十四岁的小女孩要跟我们
 在流水线上引领着时代带来的疲惫
 有时 她更想让自己返回四川乡下
 砍柴 割草 摘着野果子与野花
 她瘦小的眼神浮出荒凉 我不知道
 该用怎样的句子来表达 只知道
 童工 或者像薄纸样的叹息
 她的眼神总能将柔软的心击碎
 为什么仅有的点点同情
 也被流水线的机器碾碎
 她慢半拍的动作常常换来
 组长的咒骂 她的泪没有留下
 在眼眶里转动 “我是大人了
 不能流泪” 她一本正经地说
 多么茫然啊 童年只剩下
 追忆 她说起山中事物比如山坡
 比如蔚蓝的海子 比如蛇 牛
 也许生活就是从茫然间找出一条出路
 返回到生活的本身 有时她茫然的脸
 会对她的同伴露出鄙视的神色
 她指着另一个比她更瘦弱的女孩说
 “她比我还小 夜里要陪男人睡觉”

这个孩子比我们小，却已成为一名女工。她是如此坚强却又如此无奈地面对生活，年轻的她心中还怀揣一丝希冀。可是，那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弱者得不到同情，于是慰藉只能向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们索要。那里也没有什么秘密，谁恋爱了、结婚了、怀孕了、流产了或是成为别人眼中卑下的性工作者了，都瞒不过工厂女人们的眼睛、逃不过她们一张一合的嘴。

许多年轻的女工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懂得生育知识，不懂得保护自己。她们在外地与男性同居，流产……郑小琼曾经亲身经历过：一次次的清宫手术导致一个女人没有生育能力、一个女人在厕所里产下自己

的孩子……

不得不说说现下的我们，我们年轻人的幸福生活，恰恰是靠底层的那些工人们扛起来的。也许这是她们也不能改变的命运，而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她们改变命运——这是一个漫长又漫长的过程。

这些工厂里的女人们，是如此的脆弱无力。她们常常遭受到来自外界的打击，因为她们是社会底层的人。她们心中没有安全感，她们的眼神透露着自卑与无奈，却又极力希望在外人眼里表现出一种坚强、一种光鲜。她们这个群体在外人眼里，有时候可以说是没有尊严的。以郑小琼透露过的故事为例——工厂里的每个人都有编号，而她的编号是245，在工厂流水线工作时，人们都叫她245，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变成了编号，无一例外。所以她说：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

让人赞叹的是，郑小琼到底没有丢掉她的尊严。

她21岁就独自来到了东莞，继而辗转中山、深圳等地，如今她还是在流水线上。工厂埋葬了她的青春，也使她与众不同。作为一名卑微的农民工，自卑、胆怯是一定有的，但她有傲骨与勇气支撑着她揭开她的生活将他们活生生地展现在众人的眼里。她对于生活生命是有思考的，而没有变成流水线上机器，没有像“非正常死亡”的那一类人一样变成了一溜轻烟。难以想象，这个出身贫苦家庭、生活困苦、经过美梦希冀一次次破灭的人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于是她成名了，她获了许多奖如人民文学奖等，暂不赘述。她曾有加入作协的机会，但是她放弃了。原因是，亲身经历能更痛苦地感知、更真实地记录这种生活。她算是一个特例，一个让人欣慰的特例。

无论她是什么样子，她的生活还是那副模样。

女工之刘美丽

十七岁的她，像简单的电子元件
插进生活中的线路板间未来像
前途不明的漩涡充满着诱惑与危险
她善良的本性正修正着泥泞的人生
正如她的微笑有着不可动摇的美好
她插着螺丝焊着晶片大大的眼里
闪烁着乐观的光亮白炽灯下
那些制品寂寞的伤口她摸索到
一些细密的力量在身体里生长
手指头机械的动作像她的一生
尽管在别人看来有些笨拙她却
热爱着这前景看来不那么明亮的人生
她用手插着这些元件蓝色的线头
一根细小的铜线从流水线深入
她来自乡村的内心一千多块工资
能满足她那颗少女的心她习惯节省
每月一百五十块的零花钱让她觉得富有
她把工资寄往湖南的乡下她成为
乡间外出女子的榜样手指的茧
像一条苏醒的河流带着她八年的
岁月和寂寞回家结婚是她唯一的打算

尽管如此她依旧不停歇地记录着这一切，她笔下那个世界，让人悲恸、让人战栗、让人醒悟。她就是要向人们，特别是向那些被繁华美好遮住视线的人们道出她们的现实。她是那样的敏感、痛苦和脆弱，她手中的笔成为她的盔甲，支持着她、保护着她，我愿意相信她的心中还有那样一种爱，一种追寻幸福的爱。

追光者——陈翀

采访 / 木落。萧
文 / Jessica

陈翀，前涅槃专栏作者——“林三”，现在的笔名为“零三·天昊”。
因为玉帝的名字叫昊天——仙之皇，昊天。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如果天地不仁，那我便逆天而行”

【MPC】

主新闻中心（Main Press Center, MPC）始创于2009年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在2009年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华南地区分会中，主新闻中心正式被引入华南地区，高质量的报道及其优秀的技术水平使其成为会议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强有力地推动了主新闻中心在华南各校模拟联合国社团中的传播与发展。

——摘自百度【泛珠三角高中生模拟联合国大会】词条

陈翀高一开始接触模联时只是PPRD的一个编外人员，真正意义上接触MPC是高二。那时陈翀正好在办杂志，便借着办杂志的那套方

式——真正记者的采访和撰稿的形式，把通讯社当成杂志编辑部来管理。“虽然和老一辈的MPC风格很不一样，但是也算成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陈翀这么评价自己。

主新闻中心在各大会议的实践中越来越引人注目。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让我们产生了困惑：MPC是鸡肋还是重要的委员会？MPC的主要职能是“监督作用”还是“推动会议的作用”？主新闻中心对于会议究竟是一件工具还是自成一体的独特委员会？——这是无数模联人对主新闻中心的发问。

——摘自百度【泛珠三角高中生模拟联合国大会】词条

人物 | People

陈翀认为老一辈的 MPC 风格是“以推动会议进程为原则”，“开会前主席团和组委会虽然也有专门的交代说要推动会议的进程，但是一开会，进入那种状态感觉就不一样了。可以说我们这届（编者注：指 HLMUNC2011）开创了媒体战这种新的 MPC 格局，从单纯为其它委员会服务，转变为自成一系的新局面。”

“会议的缔造者”——这是陈翀对 MPC 的定位。他说：“尽管很多人，包括很多会议的组委会和主席团都告诉代表‘你们是会议的记录者’。然而，我觉得这种定义是不够准确的，MPC 不仅仅在记录着会议，更多的是在缔造着整个会议，不管是通过自身观察写出的文章推动会议的进程也好，抑或是通过媒体战进行博弈也好，MPC 都实实在在地参与在了其中，不可磨灭。MPC 是缔造者，而不是观察者或记录者。”

（记者问：你对 MPC 的定位明显比官方高，这是不是也表明你认为在 PPRD 中，对 MPC 的重视度不够？）“是的。其实不仅仅只是 PPRD，在很多模拟联合国大会当中都是这样。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想过要改变 MPC 的窘困局面，但是长期以来，包括 MPC 在全国模联的地位来看，MPC 更多的被当做了推动会议的工具，然而这是不公平的，MPC 往往是整个委员会实力最为突出的一群人，无论是文字的撰写还是语言的组织，然而却因为组委会的忽视，而让这一群充满实力的人看着委员会当中发生的一切干着急，甚至在一些会议当中，主席团已经将 MPC 赤裸裸地当作了发布危机的名义和被代表吐槽的挡箭牌，这些无一不在阻碍着 MPC 的发展，使 MPC 流失了很多本应该十分精华的人才。所以，让 MPC 获得本应该拥有的高度和地位，才真正有利于 MPC 的发展和生存。”

不管怎么样，陈翀还是坚持了下来，他不愿意就这样看着 MPC 原本的光彩被掩埋掉。他还承认：“当然，也有一定的私心在里面。”因为陈翀是想将来从事媒体的工作，做一个媒体人。他一直坚信，MPC 能影响一代代的 MPCer 或多或少地走向这条道路上来，“只有当更多的人走上了媒体这条路，中国的新闻媒体才可能真正地崛起。”在《MPC 你好，MPC 再见》一文中，陈翀引用了一年半前莫彦聰对他们这届的 MPC 说过的话与 2012 届的孩子们共勉：“或许你们在我的眼中看到了失望，但我在你们的眼中看到了希望。”

【文字和媒体】

陈翀是一个对文字很执着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文字忠于自己，不为外界所撼动。我可以说谎，可以口不对心，但是文字，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就像韩寒说的，他可以出卖他的肉体，但是不能出卖他的文字。我给自己的原则是：文字至少不说谎。”杜拉斯说，“写作是一场暗无天日的慢性自杀，可人们仍在写。”如同具有向光性的向日葵一般执着于文字的人本身就互为吸引。两年的模联经历也让陈翀认识了不少同他一样，对媒体，对文字有着深深地热爱和执着的人。这些人，都给了陈翀很多动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认真，因为这样一股认真，而让我毅然地走上了 MPC 和媒体这条‘不归路’。”

作为红岭中学学生杂志《岭魂》创刊主编，谈及当初创办杂志的事，陈翀却不愿多谈，“那是很美好的回忆，也是决定我走上媒体路的事件，然而结局并不完美，很多事情，不愿意再提及，怀念那时候编辑部的所有成员，愿他们的将来美好。”



作者自画像↑

初三的时候，陈翀已经开始写时评一类的文章，想办一本时评类的杂志，但仅仅是停留在“想”。最终在《涅槃周刊》的触动下真正着手开始。最终却因受大环境的限制，《岭魂》刚出生不久便夭折了。陈翀办杂志的初衷是“刺痛人们的心，让人们有所改变，哪怕只有一小点点”。然后事实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确实鞠躬尽瘁，却不得好死。”杂志最终身亡的时候，陈翀仿佛“心也跟着死了”，觉得心中的火被浇灭。“那时候觉得很累，经常半夜忽然就醒来，想到明天要准备的采访稿还没有写，然后很久才意识到，已经不需要了。”他说，以后有机会的话，会办纯文学类的杂志，算是一种无奈的妥协。然而他还是希望通过纯文学的映射去改变些什么，“避开黑暗，选择更接近光明的其它。”因为同样的理由，他的大学专业并没有选择新闻专业。

“媒体，真的很累。MPC 有一个戏称，主新闻中心 = 主压力中心。其实现实中的媒体也是这样的，高二的时候有时候为了写稿，为了排版，或者是写采访稿，经常连续通宵，包括我认识的一些做媒体工作的朋友，跟他们聊起，他们都说媒体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太累，太辛苦，压力太大了，但是说起他们的工作，总能看到他们自豪的笑容，或许这就是媒体的魅力，让人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可以摸到改变这个世界的门槛。因为社会总是会有阴暗面，会有不好的一面，可能这种阴暗就会腐烂，死去。然后，媒体人就像一盏灯，照亮这个社会最黑暗最肮脏最苦难的角落，让原本可能被遗忘的东西被提及，被改变，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改变，至少它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陈翀还喜欢给别人讲一个他听过的故事：一战的时候，有一个德

国青年每天都会捧着一盏蜡烛站在政府前面，有人说，你放弃吧，你是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的。他的回答是：我没指望改变这个世界，我只希望别让这个世界改变我。

因为生活在当下，陈翀不好评论中国新闻媒体的现状，“确实，现在的媒体有时候为了博得眼球，为了利益，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然后，在特定的环境下，有些人有些事，无可奈何，有些人有些事，无可厚非，仅此而已。”

无法谈现实的时候，我们谈理想。陈翀认为绝大多数学生媒体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接触到社会最黑暗的部分，包括我在内，我时常想要揭露些什么，想要去改变些什么，然而事实告诉我我不是这样的。”已经从事媒体工作的朋友让他对外面的媒体环境感

到失望，但是不仅仅是失望，“至少有一群还在读书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正在为着自己的媒体梦努力。做媒体，还是需要理想主义者。”

龙应台在《目送》中关于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令人警醒：“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我们只好一代一代人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这条路，崎岖而又漫长，每个人都仿佛负重前行。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声气婉转相通，互相激励。

趋光，是他们的本能。

当你老了

文 / 余伟

我们经历磨难，是为了更好地去安慰他人。——《桃姐》

赤子

在白雪纷飞时，是谁做最后一片红叶；在生命将尽时，是谁想把你留下来多看一眼。——《无题》

桃姐，原名钟春桃，原籍台山，自幼家中贫困，出生不久就被收养。养父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杀，养母没有能力再照顾桃姐，辗转之下，把她安排到梁家充当家佣。自十三岁起，桃姐已在梁家六十多年，照顾梁家上下五代人。

李恩霖，Roger Lee，香港电影监制；系《桃姐》中梁家少爷Roger 的原型。《桃姐》剧本改编自他家与家佣桃姐的真实故事。

我记得当时柴静采访饰演桃姐的叶德娴的时候——柴静问：“《桃姐》上映的时候你有和李恩霖一起看吗？”

“不，我不敢。我怕我会骂他。”叶德娴接着说，“当时演这电影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桃姐原来住的地方。几平米而已，一台洗衣机，一张床，一个箱子上面是桃姐的一些生活用具。你会让你母亲（或者说如同你母亲的人）住这样的房间吗？我不会。”

当时那期节目题目是“赤子叶德娴”，可到底谁被称作是“赤子”呢？我想这个称谓应该要颁给“桃姐”。

简单生活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纸船》

我不知道桃姐的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她的故事，她的生活，她的经历，她的人生，她所剩寥寥的物品都太平常。就像那句话所说的，“《桃姐》，这不是电影，这就是生活。”生活是描述不清的，因为平常到已经不用去定义什么是生活，不用去介绍怎么去生活，因为你就身在其中啊。

看《桃姐》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我的外婆，一幕又一幕。平时我与外婆的接触并不多，在家乡外婆普通话说的不好，而我又是只会说普通话的孩子。她见到我常说的只是——“又出去玩啊？”“还不回家吃饭！”“现在在学校学习怎么样？”“一年没见到，又长高了不少。”……我回答的总是吱吱唔唔，“哦。”“嗯。”“知道了。”“还好吧。”再后来回家乡的时候，外婆就不说这些了，“哦，回来了啊。吃饭了吗？”……

外婆总是吃平日剩下来的饭，只有年初一的时候外婆才会和外公一起坐在大桌前和大家一起吃饭。外婆会把中午剩下的菜拌在一起，就着用中午剩下的饭熬成的热粥。这是她的晚餐，但她给外公的总是热菜白米饭。我想起外婆还有外公在身边，无聊的时候他们可以拌拌嘴，吵吵架，生生气。然后儿女们又来到家中来劝劝话。外婆还有儿女们在身边。

但是桃姐什么都没有，她有Roger 小时候的照片，但她没有自己小孩小时候的照片，因为她甚至连可以拌嘴的老伴也找不着。我记得电影里有那么一幕，桃姐在公园里散步，目送着一对穿着婚纱正在拍婚纱照的新人夫妇远去。她站在原地望着，一瞬间孤寂从她兴奋又深邃的眼神中蔓延出来。“现在才着急嫁人啊，桃姐。”说话的是Roger。桃姐一怔，从一种少女的幻想里跳出来，大声说道：

“去你的。”

“哈哈，”Roger笑了，“我听我妈说，你年轻的时候有好多人追你呢，什么卖菜的，卖鱼的，五金铺的。怎么？不喜欢？”

“当然不喜欢，他们腥。”

“五金铺的也腥？”

“腥！倒是你怎么还不找一个？我看是你眼光高吧。”

“你才眼光高。”

两人就这样如同小拌嘴一般，互相揶揄着对方眼光太高的走回了养老院。我好像刚刚才经过那个公园，好像亲眼目睹过那一对幸福的新人，遇见过那个少许落寞又兴奋的老人；好像才听过那一对类似母子嬉闹一般的对话。

一晃神我想起了最后一幕，平时风流的坚叔借了几十块钱，买了一束花。赶上了桃姐的葬礼，那束花摆在桃姐的棺木上，就好像桃姐还活着，分明都看见桃姐摘下一朵黄花别在发丝间，在偌大的葬礼上就这么转啊转啊转，然后什么都不见了。那朵花又落回了桌上。

桃姐一生未婚，她没有穿过婚纱所以才会那么羡慕那对新人却又有一丝落寞；她有一支快用完的口红，存放在她的箱子里。口红快用完了，不舍得买，也许她想着再也用不上了。她被邀请去参加Roger的电影发表会，拿出那快用完的口红涂抹在干裂的唇上。那天的电影发表会无数艳丽女郎都不及桃姐一丝风韵。

但她却是那么的怯懦，电影中的她在少爷Roger面前总是弓着背弯着腰。后来到了养老院，她说她叫钟春桃。别人说，怎么听起来这么像一个佣人的名字。为了一点尊严，她才愤怒的反咬回去。这是电影里她唯一一次愤怒。甚至在知道坚叔借几百块钱是为了泡女人的时候她也没有生气，“他多少岁了，还能风流多少回呢？”

桃姐也老了。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什么都可以做朝气勃勃，害怕时间推移最后自己变成一个白发苍苍又要借用假牙的老人。可是等到真的老了，就不怕老了。桃姐有一个箱子，存着各种东西。她拿起来打量着，“哦，这是我的第一次薪水，五块钱。”“看，这是以前抽奖抽到的力士香皂，现在还很香呢。”“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这个呢就是我。”黑白照片上的是一个青春时期的女孩，手里抱着的就是小时候的Roger。

眼前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点一点的翻，似乎是想要趁走之前把一生都回味一遍。别人说，女人一生都是花。女人七十，是朵棉花，心底柔软而暖人心。

桃姐这个电影太多细节可以回味，但是每个细节又像是蜻蜓点水，雁过无痕。轻而柔的泛起涟漪，惊起心中的小波澜。这就是生活啊，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桃姐。你发现这些小细节似乎你也体验过，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生活，父亲母亲的生活。慢慢的沉寂下来六七十年后，可能我们也会变成桃姐，韶光飞逝，容颜不再，脸上褶皱，身形佝偻，藏有很多小宝贝——儿女每一岁时的头发，儿女在你生日时送的礼物，孙子孙女送你的画……你都收藏，你都

珍惜。

在来得及的时光里做来得及的事，不让来不及在未来等你。即使时光飞逝几十年，也不觉时光可憎。我想等我母亲七十，我也要牵着她的手，闲庭信步，生活且过。

韶光逝，留无计

我还要写他多年以前流下的泪水 / 那些从命运身上飘落的叶子 / 重新拾起它们 / 拾些这些悲悯和沉重 / 就像他从山东赶往山西的羊群——《无题》

许鞍华，《桃姐》导演，著名作品《天水围的日与夜》。六十多岁，一生未婚，无子女，与母亲相依租住在香港北角，无房。我听人说，“买不起房的导演才是好导演，比如许鞍华。”这未免对导演太过于苛刻了。但这么说许鞍华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保持着香港新潮流电影的气节，坚持不转型投向商业电影的潮流。

《桃姐》这部电影的英文名是《A Simple Life》，同它的英文名一样，整部电影都是简单。摒弃所有电影中的华丽手法，仅仅是一种记录的拍摄。细水长流，缓缓的沁入人心底，唤醒封存多年的情感。《桃姐》令我记忆犹新的一幕是春节，所有的老人都被孩子们接走了。只剩下桃姐一个人留在养老院，这时候护理老人的主任来了。两个人磕着瓜子谈话，主任心里隐藏的忧伤感，桃姐的寂寞，就被新春的烟花一下燃烧。电视上烟花灿烂，电视前是两人的对白。几句寥寥的对白，却令我对这个情节记忆犹新。

叶德娴和刘德华，这对荧幕母子。在他们的合作中，扮演母子正巧十次。《桃姐》之中叶德娴把桃姐饰演得淋漓尽致；刘德华也把Roger演绎得自然，简单。叶德娴说，要不是华仔来演Roger否则她也不会来演桃姐。叶德娴被称作影视界的“皇太后”，她有三条“律令”：准时；不抽烟；不开手机，违规的罚一百块。为此很多导演都不愿找叶德娴，叶德娴对此很随便，所以有媒体说，叶德娴就是香港明星的异类。《桃姐》这部电影诠释了三个女人：钟春桃，许鞍华，叶德娴。

有这么一句话——人生何处不荒冢。老人都是寂寞的，即使有儿女侍奉，有人可以相互取笑，可以相互斗嘴，可以发发小脾气，可以装装坚强。他们总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去了，该长久地睡一觉了。他们一边流连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一边却恐惧死亡离它越来越近。老人们都不想成为自己子女的负担，安乐的睡去，灵魂归于荒冢。荒冢的灵魂都是寂寞的，才发现所谓存在于世界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持关系罢了。

但是既然都会归于寂寞，为什么不让老人们走得更好呢？他们生在世上还有那么多儿女牵念着，记挂着。不如让老人们再摸一摸你的脸吧？我记得桃姐中风住院的时候，她握着Roger的手说的那些话。我记得在桃姐葬礼上坚叔的眼神。我记得养老院里面那些老人们的悲凉与无助。

找个时间贴近你们渐渐老去的父母，好好听听他们的话，不要让叛逆在时间上划一道痕。因为，当你老了，你会闭眼想要拥抱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孙女，你要最后唠叨一句：“善待亲人，趁活着。”

光亮仍在

——《生活多美好》影评

文 / 喻岸

看这部电影的契机是很简单的——几天前我看了另一部让我感到沉重、抑郁，甚至让我喘不过气来的电影，为了使本是乐观的自己再次沐浴于希望的阳光中，我选择了这部1946年的老电影——《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

影片一开头，映入眼帘的是点点繁星，孩子们响起了稚嫩的声音，他们都在为乔治·贝利祈祷，上帝无疑是可爱的，他听到了孩子们的呼唤，于是派遣了他的守护天使——一个风趣的老头子落下凡间帮助他。在执行任务之前，他们一起回顾了乔治·贝利的成长历程：

他不顾一切地救落水的弟弟，结果导致左耳失聪；他梦想能在外闯荡出一片天，他希望能环游世界，但却为了保住过世父亲的生意而留在了这个小镇；他与玛丽结婚，但却遇上大萧条，为了帮助乡亲，他们牺牲了他们蜜月之旅的经费；他与镇上的恶势力波特对抗，波特想用钱收买他，他却不为诱惑所动……正义、善良、有胆识、有责任、助人为乐，这些美好的品质都是乔治所拥有的。即使每个星期收入微薄，他也过得快活自在，直到平安夜时银行查账员前来查账，而他叔叔发现丢了8000美元。

他从未如此失望过。节日时的欢欣气氛与他格格不入。他冲家人大发脾气，并且试图跳河自杀。这时守护天使出现在河中，善良的乔治再次奋不顾身地救他，守护天使开导乔治，并向他展示了一个如果乔治不存在的世界——

弟弟哈里很小便夭折；一位曾受乔治提醒的药剂师因不小心添加错药而入狱；妻子因孤独而过着悲惨的生活；穷人遭坡特剥削而过着民不聊生的生活……

乔治终于从失落中走出，他欢喜地回到现实中，准备好坐牢了。其实，惊喜已在等待着他：曾经接受过他的帮助的人们都慷慨地伸出援助的双手，把自己珍藏的财富毫不犹豫地给了乔治。人们欢聚一堂，共同欢呼、歌唱；守护天使完成任务，得到了翅膀；乔治抱着妻儿，在圣诞树边，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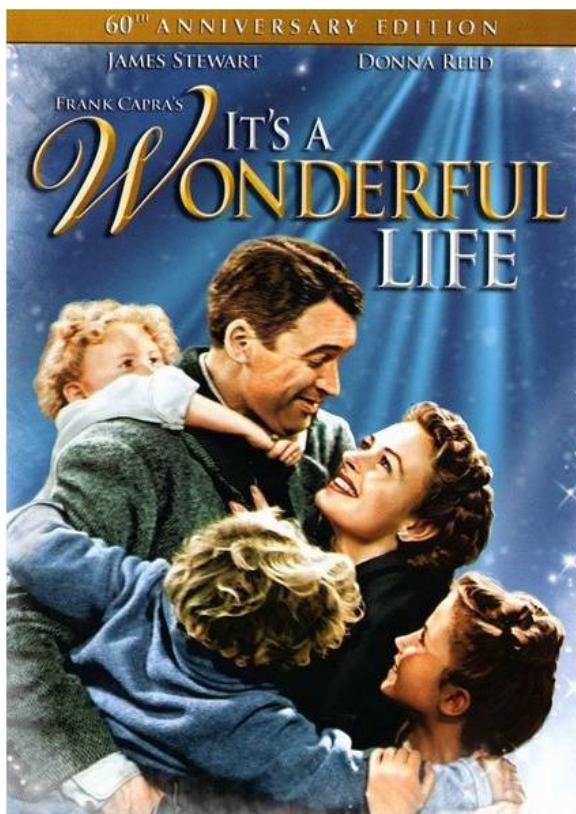
这就是乔治·贝利，在我眼里，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男人，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也是个愚蠢的男人。他对每个人都很好，都无比真诚，唯独除了自己，因而这份愚蠢，也让人觉得美好。他向我们展示了最纯真的爱情；他让我们相信“好人有好报”；他的演讲让我们肯定了正义的存在；他唤醒了我们对“责任”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在失落之时肯定了自己，他让我们每个人都正视自己的价值，让我们能自信喊出“我很重要”这四个字；他的希望也让我们在面对生活时，不再麻木地活着，而是用力地、积极地生活。

谢谢你，乔治·贝利；谢谢孩子的祈祷，谢谢天使，才让我们继续拥有乔治·贝利。我们会把最多的祝福献给乔治·贝利，即使我明白，我们的祝福远远抵不上乔治·贝利所给予我们的。

我们难以想象，这么温馨的电影，竟是60多年前拍成的。60多年前的影像在我的眼中总有着独特的味道。总是没有缘由地对在那黑白的色调下所发生的故事产生兴趣与好感；总是觉得那些场景格外熟悉，那些说话的声音格外动听；有时也会幻想着回到那复古的年代，让我切身地感受下亨弗莱·鲍嘉的绅士风度，抑或是英格丽·褒曼的迷人眼神。或许这即是偏爱吧。

这部片子也承袭了那个年代好莱坞影片的风格，有着稳重而正直的男主角——乔治·贝利；有着优雅而贤惠的女主角——玛丽。这部电影，剧情虽说略显老套，但当你看见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在舞池里跳舞时，当你看到男女主角扔石子打破玻璃许愿时，当你看见城镇里的人在平安夜欢聚一堂一起合唱着《友谊地久天长》时，你的心里也会荡漾起一份欢快的节奏，因而也感到无比自在，快活。在《生活多美好》中，快乐多么纯粹。

在影片中的不同的细节中，你可以找到契合你内心那份感觉——我们会天真地相信“铃铛每响一次，就有一个天使被插上了翅膀”的传说；我们会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忽视过的，自己的价值；我们会被那份质朴的亲情、友情、爱情触动，而联想起最初的，最原始的感动；那些我们过去想不通的事情，好像也变得格外有道理



冷饭 | Retrospection

起来。或许有人会说，这部片子过于正面，过于美好，到了不现实的地步，但我们仍愿意做一个愚昧的观众，沉浸在这场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因为我们太需要乔治·贝利，我们太向往这样的生活，我们太渴望这样的情感，我们太追求这样简单的幸福。

我也并非就期望靠这样一部片子使自己从此乐观下去。生活在继续，痛苦与欢乐的交响曲仍将奏起，那些大风大浪也将面对。我只是希望我不会忘记那些记忆：当自己看完《生活多美好》后，对

每件微不足道的事都心怀感恩；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对压抑的曾经感到释怀……身边的一草一木都恢复了他们原有的亮丽色彩，自己的内心世界仿佛绽放了朵朵鲜花，我的心情无比欢欣而激动。

那份回忆，将会是我枯涸心灵的清泉；我会期待，那份回忆，会使我在置身于黑暗中却能感受到一丝丝光亮的气息。

即使只有一点，也足够了。我会知道，光亮仍在。

自主招生专题

采访、文 / Angel.W、AY、善上善、292

“谢谢你，给我一个走向你的机会，自招的申请表完成，坚定地按下提交键，这一刻，下一个美丽的赌注，赌我够不够优秀，优秀得能让我在你的庇护下度过三年的时光。凤凰花，朵朵晕染，团团锦簇，很温柔很美。花的形成，经过了强劲的冬天，击打他们的筋骨，才能有这样的美丽。钥匙姐姐，请赐我福音，指引我的道路，如果我无法成功，我不会赌气，不会觉得遗憾，因为我已化作深中，如焰的凤凰花。”

——2012年深中自招新生 橙子奶糖

【2011年自招回顾】

2011年的深中自招，似乎已经是非常遥远了。十六个月，这100名通过自招、签约入校的同学们，经过一年多的洗礼，俨然已是优秀的深中人——其中一位，来自八单的WW，将在采访中向我们讲述她所经历的，2011年深中自招。

NW：请问当初是为何决定参加深中自招？有怎样的把握？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WW：从初一起，就坚定地向着深中，从没想过可能会去其他高中就读。既然刚好碰上了自招的这一届，当然要参加了。班里同学参与度也很高，很有气氛，水到渠成的感觉。认真填了资料，没另外做什么准备。

NW：当时自招在你心中比重多大？和中考相比呢？自招结果对你后面两个月有何影响？

WW：只是顺其自然地参加，并不多么苛求结果。对于中考，班主任一直给我们很大期望，自己也挺重视的。但通过自招毕竟有影响，之前已经把三年的英语课本、磁带都找出来准备好好复习了，过了之后也再没动过。心态也平和多了，当初最后关头加把劲，也许会考高一百分吧。不过现在看来，中考分数过线后最大的意义还是带给初中的荣誉吧。

NW：你周围的人对自招是什么看法呢？进入深中后，周围的人对自招生有特殊对待么？

WW：我们班通过的人不少，班主任一直担心他们的放松会影响其他同学备考。家长挺支持。同学就是大家一起参加……挺好的。

高中里也不会很在意这些，不过这个话题一旦聊起来，大家都挺有话说。

NW：你认为自招的意义是什么？它能很好地选拔出它所要求的类型的学生吗？

WW：除了大家都认同的“比一考定终身灵活”之类，我觉得这次经历本身更有意义。班里通过自招的同学，我觉得没有一个是考不上深中、考不上自己想去的体系的。一些在大家看来被刷掉都莫名其妙的同学，不管怎么失望大家怎么愤愤不平，肯定都会开始反思自己是哪里还不够“优秀”的其中一些标准。

NW：今年自招机试存在部分考生使用计算器、电脑程序作弊的情况，同时校方在组织中也有多处不当致使选拔不公。去年是否也存在类似现象？你如何看待？

WW：去年考生使用了什么，我只能说我没有仔细观察；而组织方面挺有序的，过程也很顺利。听说今年有发卷笔试之类，去年应该是统一用电脑无纸笔。学生方面，这肯定不是自招的“特殊情况”，而是一直以来的“习惯”。校方安排不当肯定是工作不到位，毕竟更大的场合都能组织得那么好。据说今年是多了体验生，导致工作量比去年大了很多，也许一时没协调好；另外5•19开放日学校的确是下了很大功夫，大家都看在眼里，多少肯定有影响了。

NW：你认为自招对未来考试改革的意义大吗？

WW：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尝试。记得之前NW也有一个深圳统考的专题，这些新模式或许还不够完美，但是都是向着最终完善的

选拔机制的一种尝试、一种努力；所有的经验、结果、数据分析，对之后的改进都是有用的积累。

与深中几乎是同步展开自招工作的，还有深圳的另一所学校——深圳实验学校。于是，我们也找到了去年通过自招进入了实验学校的黄思嘉同学，进行了采访。

NW：请问实验的自招是怎样的？你可以向我们大致介绍一下流程吗？

黄思嘉：总体来说我感觉深中的比实验的要简单一点。流程的话就是先投材料等待回复，拿到自主招生资格以后就开始准备面试啊机考啊什么的。考试当天是分组上午先进行面试。每组3个老师后面有记者有人大委员什么的监督。大概内容就是对你投的材料提出问题让你回答，感觉就是类似于个人能力的一种测试吧？然后会现场让你抽一或两道题作答，内容千差万别。像我的话老师问了我初中担任的职务及工作情况抽了两道科学题回答。下午上机考试，内容包含初中学习的五门但数学题目多一些，感觉偏向奥赛类型。

NW：你初中在哪里就读呢？当时为什么想参加实验的自招？

黄思嘉：初中就在实验初中部。想参加是因为我当时没能上实验的直升。

NW：当时你有多少的把握？做了哪些准备吗？觉得实验为什么能选上自己呢？

黄思嘉：把握有七成吧。准备做了很多的，因为知道所有来参加自招的人都很优秀所以压力也很大。把自己所有材料基本弄到倒背如流怎么抽问题都不怕我觉得是基本的吧，然后就是把初中的所有内容都复习了一遍，数学科学加大难度练了奥赛题，接下来就努力让自己不紧张。

NW：你是怎样理解自招的呢？你认为自招应该招收怎样的学生呢？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黄思嘉：自主招生是一次改革，给予了优秀学生群体更多一次的机会得到更好的教育。我觉得应该是综合能力非常强的学生吧，相信学校本意也如此。存在的意义，我没有想过，我就是一直很感谢它多给予了我一次机会。

NW：自招在你心中的地位是怎样的？自招的结果对你后两个月的学习有什么影响吗？

黄思嘉：崇高而神圣。说实话在自己参加之前我一直觉得那是大学才有的高深玩意儿。影响还是有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好多，压力一下子没掉很多的感觉。

NW：自招给了你怎样的收获呢？

黄思嘉：感谢自主招生让我体味了一次云霄飞车的感觉。11年2月初出直升考成绩我被打击到了人生谷底，之后知道有自主招生又强打精神开始准备，直到获得面试资格的时候就已经欣喜若狂了，后面压力也不是很大，就是想做好自己，万事大吉。收获在于：一，人生还没到头呢放什么弃；二，努力真的会换来新的希望。

NW：你了解过深中的自招吗？有什么想法么？

黄思嘉：其实我很想说对不起的，因为两所学校的面试资格我都拿到了，但我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实验母校的。深中的就放弃了，感觉浪费了一个名额。

【2012年自招回顾】

关于今年的自招，我们首先采访到了学生事务中心负责人文老师。

NW：您在此次自招中负责什么工作呢？

文老师（以下简称“文”）：早期联系宣传，执行校长指示，联络，协调教学处、总务处、学生处、社会教育服务中心、教师服务中心、学生事务中心、学生辅导中心等部门。

NW：请您谈一谈自招对于深中的意义好么？

文：自招是市教育局近年推出的一项改革试验，我校允许按照对学生的特殊要求，在不违反教育局有关政策前提下，自行招收部分高一学生的招生方式。它是中考录取的一种方式，也是中考改革的一种尝试。深中作为一所极强责任感的学校，理应站在改革前沿，选拔学术潜质与思维品质优秀的学生。以上是官方文字。

NW：您愿意从非官方角度说说么？

文：经教育局批准，我校于2011年中招成功开展了自招的改革试点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为使这项利国利民的教育改革深入下去，继续探索创新拔尖人才培养之路，让更多深圳市民得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我校特申请，在2012年中招工作中继续开展自主招生的改革试点工作，以期在改变“一考定终身”制度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实践。以上是自招高层次的意义。

自招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是中考一条线，一刀切，这就是深中的活力，胆魄，也是深中人才观与传统意义上的不同。学校的人才选拔其实会很大层面带动、启示社会的评判标准。自主招生是深中招生的先锋，是深中教育教学理念的宣传书，在王校长的设计中，（稍说大一些，但事实也如此）自招为中国教育改革事业做了一次小尝试。可以说，刚才的官话，也是我们的真实想法。只是教育局的步子小了些，自招人数少了些。

NW：自招会继续扩大么？您对它看好么？

文：有些难度。社会希望扩大，教育局左右逢源，其它学校虎视眈眈。将自招视为争夺生源，一是眼界的短视，二是教育的悲哀。看看社会的反响，国内高校招生方式的改变，世界名校招生模式，就知道自招的未来如何了。

NW：深中希望通过自招收到怎样的学生？学校对他们会有更高的期许吗？

文：我建议你将深中学生特质看一下就知道了。更高期许是肯定的，但因为仅是初步运作，选拔过程中很多的问题不可避免。

NW：设计题目的老师是怎样通过自招的各个环节，测试新生们预期方面的各种能力的呢？

文：这方面我仅浅谈一下，不能透露太多。试题的范围包罗万象，有人说是超纲，其实我们是以初中知识为主，向外延伸拓展。

冷饭 | Retrospection



命题老师由两部分组成，他们都对深中教育理念认同并有深入理解，一部分聘请外省名校老师、教育专家；另一部分是深中老师。

NW：本次自招似乎引发了一些“非议”，包括有学生指出舞弊、延考等情况，您如何看待？

文：舞弊的问题不存在。延误开考存在于第一批学生中的部分考场，是由于监考老师经验不足、问题处理不妥造成。这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之后没有任何问题发生。客观讲，今年还较去年增加了一倍考生。

NW：志愿者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文：我们分析了去年自招情况，发现外界，包括报考、参加自招的同学对深中实际并不了解。甚至可以说，他们只知道深中是一所比较不错的学校，而自招是进入深中的一次机会。所以，今年自招首先不是招生，而是一次向外推介深中的机会。学长团、学生辅导中心的工作就是对这800多名有意报考深中的外校学生进行展示。但很多人还不能完全认识到他所做工作的意义，需要更深层面、更多时间的培训交流。我没有渗透到学长团具体活动，但仅通过零星了解，很多的情况还不能全面介绍。

NW：请您最后评价一下本次自招。它较去年有何改进？还存在哪些缺憾？可以得到怎样的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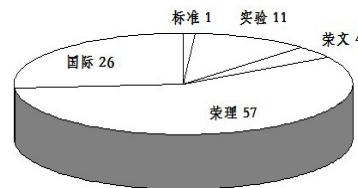
文：较之去年，2012自招新开设了自主招生体验课程，改善了命题模式，整体顶层设计更具合理和系统，试题更趋科学。至于缺憾，我们的宣传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仍有很多学生家长不了解自招政策，自招形式需要进一步研究，招生人数需要进一步扩大。我们今年申请增加100个名额，但教育局未批准。此外测试程序还有待完善。现在我们对学生的选拔上在做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借鉴国内外的成功，一方面结合深中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在测试模式、路径、内容等方面进行探索。

向负责今年自招的老师了解情况后，为了更全方位地展示自招的意义，我们也跳出了考试现场的圈子，从“局外人”的角度，采访了家庭学堂网站创始人田国宝。

NW：您好。请问您对于深中自主招生怎样理解？

田国宝（以下简称“田”）：一、自招就是尖子生选拔，或者

深中2011自招生初始体系选择



注：

100人正式被自招录取。1人未正常入学。
后期，1人由荣理转入国际，1人由荣文转入标准。

说掠夺。高考成败，对高中来说，首要就是尖子生源。二、自招，更多是面对深户学生，其他学生即使优秀，也被拒之门外。三、由于自招占下了名额，深中中考分数线自然又提高不少，考深中更加艰难了。四、连深中这样有名气的重点学校也参与自招，更显示了应试教育竞争的残酷性。没有了马小平老师、王铮校长的深中必然走向平庸。社会对教育利益分配以应试成绩作为依据，扼杀了学生成才的多元渠道。分数是唯一出路，社会失去了理性。自招是应试体制下的特权，加剧了应试教育的竞争，更加导致了整个社会对应试，对分数的迷恋。

NW：据您了解，高中与大学自招有何异同？

田：大学自招，更加多元，给更多学生一条生路。其实它们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利用自身资源作为资本选拔优质生源。高中自招侧重提前挑选优质生源，为高考服务，更注重学生的分数；大学自招侧重人才个性化培养，更注重学生个性。高中有升学压力，大学有扬名压力。回归到原点，其实，都是利益之争，而不是育才之争。

NW：您对这两年高中自招的印象如何？这种情势会导致怎样的后续发展？

田：深中、实验自招的本质都一样，就是在利益竞争下，以自身资源，掠夺更多的资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自招就是让它们处在不败之地的法宝之一，直接后果就是让应试教育竞争更加残酷无情，薄弱的学校更看不到希望。读个高中如此艰难，教育的不均衡发展让竞争变得更为无奈，学生的学习都在痛苦的竞争中度过，只能导致分数见证一切，教育对人的成全却越来越远。这个社会，包括学校、老师、学生、家长都在分数陷阱或者利益之上活得恐惧。

NW：在您看来，自招的学生，与其他能力相仿的人，今后的心态、发展……是否会有很大区别？

田：自招的学生一般比较优秀，整体素质也不错。进入高中后，在心态与发展这些方面不会存在太多的差异。自招对于优秀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展示自己的机会，能够提升自信。但高中阶段也要正确认识自我，不要有太多的骄傲情绪出现。否则，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会迅速被淘汰，或一蹶不振。

NW：请您预测一下，未来的自招或其他选拔方式，会以怎样的趋势发展？您心目中真正完善的选拔方式又是怎样的？

田：对于一个国家，大学、高中，或者说教育，都是为人服务的。否则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学生、国家和民族利益。从教育的全局出发，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没有站在个人发展的基础上搞教育，而是在利益上，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悲剧。只有深中的学生才重要吗？难道龙华中学的学生就不重要吗？重点高中的存在、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让我们所有人都处于恐惧之中，都害怕落后。教育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成全个人发展，但我们现在教育是没有人这个概念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只有利益之争，没有让利的培育。

我希望尽快实现高中义务教育普及，取缔重点学校，扶持薄弱学校，让各个高中均衡发展，让学生就近入学，提升职业学校的办学质量，适当分流。学生要有自己的人生规划，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给学生减压，给学校减压，给家长减压，给社会减压。

在我心目中，中考、高考，考生都是个体出现，成绩与学校没有关系，如同自学考试一样。学校只负责培育，学生在成长中就拥有了更多发展空间。这样，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竞争缓下来，人的成长才能自由、健全、完整，人才能获得幸福的感觉。

【2012年深中自招全记录】

距离2012年5月20日举行的深中自招已三月有余，各种褒贬言论也逐渐退出视线。那一天，对于大多数并未参与其中的人来说，也许只是模糊零星的片段；而四百名心情各异踏入深中校园的新生，却以各自的方式度过了并不平淡的一天，收下了属于自己的感触。

让我们慢慢把镜头拉回三个月前——百度贴吧、网络社交圈中，一段段让人心惊肉跳的文字描摹着冗杂的场景；亲人好友、老师同学间，一次次翻来覆去的议论回味着意味深长的经历。顺利、混乱、惊喜、失望、严谨、潦草、兴奋、沉闷……纷繁的形容词散落于众说纷纭，饱满的心情催生出各抒己见。

本次专题，为了了解更多视角、更全面的“5·20”，我们随机抽取了几位参加自招并最终进入深中的新生，以及当天在现场工作的志愿者，并进行了采访。

问起参加自招的初衷，大家的回答在其中一点上不约而同：“这是一次机会。”此外，还有“怀着对深中的无限崇拜，想看自己能不能通过她的考验”、“碰运气”、“对深中印象很好”、“老师推荐”、“自选体系是很大的福利”等等个人想法。

对于中考前夕的这次竞争，大家还是保存了大部分精力。“贴吧、学长、新生群、自招说明会的老师都普遍认为不能准备。”院长同学这样说道；但也有“头五天都没写作业，全部火力对付自招，前前后后约有35个小时”去准备的橙子奶糖同学。“上贴吧看了介绍自招的帖子”、“基本熟悉了整个流程”、“关注了当下时事”则是大多数人的做法。至于有多大把握，院长同学表示“没什么把握，很怕深中出现一堆大神，把我打击得渣都不剩，捞到任选体系就心满意足了。否则现在也不会有空接受采访，估计在准备体系考试。”Andre同学暗暗想着400选100，自己只要做四个人中最好的就行了——平时学习的积累，参加社团比赛锻炼的自信，都是别人抢不走的。

当他们站在初三的尾巴上、朝着自己的方向奋斗之时，深中的“自招团队”也开始了筹备工作。但志愿者之一——钟大吕同学觉

得，考试现场的责任划分完全不清楚，学校和志愿者的工作混淆造成了很多不便，还不如直接全部让学生完成。志愿者培训也非常简短，只有大、小两次会议，学校并没有分配好各种事项。

对于自招当天的状况，大多数同学都表示“和想象中的不一样”。现场与构想的差异，不仅有题型的不同、题目的缺失、面试内容的出乎意料，印象更深的则是时间安排的混乱。院长同学描述道：“开考时有人要上厕所，结果全阶梯教室等他们20分钟；然后又有人不记得考号，系统出错，发卷也慢……90分钟的题目，我们可能是在一小时内完成的，还不给用笔。”罗丹同学也说：“整个考场根本就是混乱的，还有死机的。不公平因素太大，很不严谨。”

机试引发争议最大的，当属C405考场。其中的流金碎歌同学回忆道：“发卷时间最多相隔了十几分钟。有的考生连自己的考号和密码都不记得，登不上去，还要老师帮他们查，整个考场就得等他们。我们开始答题时，电脑上的考试时间已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监考老师没说清收卷时间，实际时间和日程安排也不一致。同学之间议论，肯定会有一些，但我印象中，考试结束前都是挺安静的。个人电脑纷纷到时间的时候，考场都混乱了，而老师却一直没表态。过了一会巡考员进来，他的态度比较严厉，说这本来就是统一规定，其他考场也一样。当时很多人不满，据理力争。但是这个老师一直没有退让，坚持马上收卷，根本没有延时。更关键的是，不同人的电脑上时间不一样，我很早就被收卷了。我的电脑收卷的时候，答案还在我的试卷上，根本一题都没有填到电脑上！试室里大概30个人几乎都没有答完题。”

这些本不该发生在正常考试秩序中的现象，不由得使人瞠目结舌。但场外，志愿者又有另一番描述。钟大吕同学告诉我们，下午面试前，学校发出了“凭此短信进场”的短信，导致带手机进场的同学非常多，只好临时由志愿者统一保管后归还。“归还的时候也弄的很乱，我们忙了很久。”“那些小孩儿满地乱跑。”本应待在休息室等待面试的考生，甚至跑到了试室窗外“旁听”。但志愿者KL同学却觉得“这个自招挺正常的。人很多，大家都很期待。我觉得做的比上一届的自主招生要好吧，空闲时间还能陪新生们做游戏。”

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七单志愿者似乎更加失望。“那帮学弟学妹都不好打交道。你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永远不会直视你，有几个认真看着我的，我特感激他们。高三学长团上去说话的时候，下面也特吵。”为了让大家互相熟悉、了解深中，学长团和志愿者为参加自招的同学细心准备了不少游戏，最终却只实现了“漂流卡”。另一名志愿者LF同学很惋惜：“他们觉得很无趣，明显可以看出大家没有融入，很沉闷。”

另外，还有志愿者描述道：“当时每人桌上放了都放了一叠《涅槃周刊》、《Visionary》、《NOVA》和其他资料，都是全新的。我们说，如果不需要，可以给我们统一回收。但他们走的时候，就全扔在桌子上。”“每人还随机发了一个单元环。我带的那个教室，橙色和黄色的单元环特别多，紫色、白色特别少。有些学弟学妹，拿到了自己不想要的颜色，就找学长要换。有人发现后面盒子里还有很多单元环，大家就冲过去抢。”“单元环都是用小塑料袋包着的，他们走后，80%的地面上都有塑料袋，我们得蹲下去一个个捡起来。”“就这种素质还来什么深中。”

看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不满的有考生，也有志愿者。“我去年也参加了自招，不论是流程还是纪律，都非常顺利。我觉得今年做的特别烂，连机试都出现那样的状况，到最后学校也没给官方的正面解释。我觉得深中这一次做的自招真是太丢人了。”钟大吕同学说道，“学校搞519电影节也没心思弄自招了。我当时还和王占宝校长面聊了两句，他说他也很遗憾。”

也许这潦草的一天多少不尽人意，但来自招的孩子们都不否认这次经历影响很大。“学习压力减轻不少”、“认识了很多朋友”、“为以后提供经验”是大家共同的收获。近处来说，自招像一张隐形的网，为中考托起了稳健的保障。“自招后甚至有点放松了，”橙子奶糖同学说，“那段时间很乱。我一直在想到底听不听老师的，不听的话心里愧疚，也不怎么敢学高中的知识。”而中考考出了八百多分的Andre同学则觉得自招对于中考是锦上添花。“我是受一位学姐的影响。她当年过了深实的自招，却仍然上了800，这对我是一个激励。我也不会忘记深中老师对我说的话：‘记住，自招过了，也要好好考，一定要考进来，而且考得越高越好。’”

当你手捧这本《涅槃周刊》，风风雨雨的自招、中考、入学……都已经依次渐远。这并不寻常的一天，对新生们的意义究竟如何？他们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将它留在心底呢？

橙子奶糖：“自招使我充分认识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前只是在初中里打拼，到了自招才真正的大开眼见，见到了厉害的人。

但我相信，如果真的能摆脱躁动不安，有一颗低到尘埃里的心，就一定能够厚积薄发。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愿意尝试。”

罗丹：“我的目的，就是凭借实力来到深中。我觉得，自招的好方面，是能给灵活的学生多一个机会；可在坏方面，也就有人能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进入学校。这次自招让我对深中有了新的了解，也第一次有了阴暗面的深中印象；但也明白了不要太浮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何炜森：“自招可以给一些个别优秀，学习上却非常优秀的学生‘买个保险’。同时，还可以给一个保障，让一些已经对现阶段学习非常有把握的学生，进行深度的或者提前的学习。对我来说，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于大学的自招也有不小借鉴意义。也知道了机会是一定要把握的。”

邓雨琛：“最后我虽然过了，但我只是体验生，结果没多大影响。只是在这么多强手中还能通过，多了点信心。也了解了深中很多东西。那些有爱的学长给了我很大动力。”

Andre：“自主招生让学校能选拔出一些学生——他们有卓越的表达能力、逻辑思维，以及由内而外的自信、沉着。他们有主见，敢为强者，有着强烈的信念。我感激自招，是它让我在真正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学习。最后的冲刺阶段，我真正体会到了学习带来的无比的快乐，为初中三年画下了最美的抛物线。那种全心学习的感觉，真的很让人留恋。”

棺材匠

文 / 玖衡

赛斯正在作坊里忙活，他的叔叔闯进来，他看看三月旱季的热太阳如何从东南角的窗洞里射进来，让木板沁出一粒粒晶莹的树脂，他看看侄子如何把小巧的楔子嵌进木板里，让木头都咬得紧实紧实的。他蹲下身抚摸整齐躺在地上的木板，比划它们的长宽高，最后叹了一口气：“我快要死了。”赛斯回了一句：“你啊，别说笑，你还能活二十年哪。”可他心里知道是真的，他见过的死人太多，叔叔的脸色就和三天前抬进来的那个疟疾死的小贩一样。“我死后非得睡在这么无聊的木箱子吗？”他指指西南角那十几副已经做好的棺材，同一种款式，同一种颜色。“才不是呢，”赛斯好胜心强，最怕别人说他手艺不好，“你看这副，盖板上雕了个十字架。那副，涂的不是清漆，是顶好的红漆。还有那副，宽一点，给胖子用……”叔叔阴郁地看着赛斯手指的几副棺材，突然说：“我不想睡在木箱子里。我想睡在我的菠萝里。”

叔叔的菠萝！赛斯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他最怕听见叔叔英雄

迟暮似地长叹，“我的菠萝地哟！”这句话一出口就完了，这下叔叔的话痨是挡也挡不住，“当赛斯你还像你儿子苏瓦一样在满地乱爬，当叔叔我还像赛斯你一样每顿吃下一斤豆子，”他在荷兰传教士家里第一回看到了世界地图。他永远记得传教士枯瘦的手从荷兰出发、顺着比利时、顺着意大利、越过狭窄的地中海、穿过突尼斯、穿过阿尔及利亚、穿过尼日尔，到达阿克拉城上面一个未被注名的点：“我们特施村就在这儿。”他当时的那股惊讶劲儿：世界原来那么小！那些伟大而遥不可及的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原来离特施村那么近，从水上走只要二十天就能抵达，他登时灵光一现……全村人眼看他吹着胜利的哨子在大路上乱蹦，不打一声招呼闯进村长家嘀咕了几句，又向着赊高利贷的莱拉寡妇磨蹭了一下午，最后他浪浪荡荡一屁股坐在行货商人膝边，两个男人天南海北地胡扯起来：南方丰收的村子里新施的肥料，每个月第一个周五经过特玛港口的大轮船，占卜师预言的雨季降水，邮购种子的发货表格……全村人



The Kane Kwei Carpentry Workshop, January 2010

听得直摇头，这些胆大包天的小年轻哟……可想而知，几个月后的清晨，大家是多么将信将疑地拥到叔叔家里一睹“菠萝”这种新作物的怪样，是多么厌恶地触摸果肉上密密麻麻的刺，吞一口涩乎乎的汁水。当叔叔兴高采烈地把菠萝头埋进土里，所有人又对这种漫不经心的嫁接方式表示否定。可是啊……“可是，四月的雨水一涨，菠萝叶子就宝剑似地从土里钻出来。五月暴雨，赤红的花在叶子堆里冒了头。七月半，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收到一只敦实的菠萝做礼物。八月雨停出太阳，穿西装的白人跟在叔叔后头参观田里的收成。八月十二，几辆大卡车拖着集装箱浩浩荡荡来了。”村里人问：“卡车师傅，这是开去哪？”师傅吆喝着：“去特玛！上大轮船！”去特玛，上大轮船，转科特迪瓦，在深蓝的浪头里扑腾几下，停马赛。马赛，那是法国的特玛，法国，那是世界地图上离加纳并不远的一个小点，在那里的大仓库一箱箱的菠萝被塞进果汁厂的冰柜，“而叔叔我呢，这时候我就踏踏实实地躺在菠萝地里数外汇哩。”

说这句话时，叔叔正拉着赛斯躺在菠萝地里，二十五年前丰收的雨季恍若昨天，“这里是我的一辈子，我想死在一只菠萝里。”于是赛斯拍拍裤子上的土，回作坊取了一枝笔来给菠萝写生。他咬着烟叶子和叔叔商量菠萝的每个表面要多大，是涂成亮黄色还是墨绿色，菠萝头上要镶几片叶子，是嫩生生的新叶子还是刺拉拉的老叶子。他一骨碌爬起来去砍木头，买颜料，捣胶水，做模子，

没日没夜在作坊里试验，而叔叔则兴致勃勃地过来查岗。内囊用最柔软的班科科树，皮肉躺在里面踏实，外壳用稍硬一点的桃心木，便于固定角度和姿态，菠萝叶子用最硬最刺的红铁木，摸起来像一把把扎手的利剑。三个星期的苦工，最后一个晚上菠萝棺材做成了，分成两半的亮黄色大菠萝，中间镂了空，抛了光，可以舒舒服服躺进去一个人。叔叔欢天喜地，要赛斯抱他进去试试，“就让我躺一下嘛。”于是赛斯点了一只土烟踱到作坊外面瞧月色，听到身后叔叔又是拍手又是蹬腿，随后儿子苏瓦跑来拉他去看两只癞皮野狗亲热，公狗屁股下面那家伙大得吓人，看了一半他典着大肚子的妻子叫他去拎一桶井水，他刚汗淋淋地放下水桶又是邻居大娘来借蜡烛油，过了一会儿苏瓦从房里出来说蚊帐里进了一只蚊子……这一大圈下来，当赛斯再踏脚进作坊，月色像悠悠的菠萝汁水透着窗洞子洒在菠萝棺材上，叔叔仍然纹丝不动地躺在棺材里，神色平安。赛斯怯怯地喊了一声。又喊了一声。然后他淌下泪来，他可惜叔叔等不到这一季的菠萝大丰收。正在这时，隔壁屋子里妻子恍恍惚惚地呻吟起来，他的二儿子阿拿要出生了。

第二天，全村人都拥挤到叔叔的葬宴上，像二十五年前第一次触摸菠萝那样，触摸这副庞大的菠萝棺材，品评毛茸茸的果皮和坚挺的叶脉。新生的阿拿被母亲抱着，在击鼓鸣锣的欢声中，浮在女人渐簇的裙摆上，那一片亮黄光明的意象成为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记忆。到了黄昏，连邻村非亲非故的年轻人都闻讯来赴这场丧宴，

所有能盛放液体的杯子炖锅花瓶都用完了，他们便随手扳下田里的玉米包叶去乘酒缸里的蜜酒。行将就木的老年宾客故作镇定地享受着宴席，可几天之内他们都会去拜访赛斯的作坊：我养鸡，我想订一副母鸡 棺材——这是安安分分的农民。我想要包在一张渔网里，就像一条最踏实的罗非鱼——这是热爱江河的渔夫。我怕阴间太潮，我想要一只大太阳——这是得了风湿病的老头。如果神圣的北极星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你能造出它的样子吗——村里的巫师是这么请求的。我想要一把吉他，虽然我自己也没见过，可是我听说，它像是切对半的梨，梨柄上绑着六根弦，从第一根拨到最后一根，梨核里就啵楞啵楞响，听着怪让人心痒痒——这是养尊处优的大姑娘，离死亡太远，才有那么多闲情做音乐家的梦。

生活的变化纷至沓来，赛斯太年轻，甚至忘了惊叹一下。当他发现顾客的定金已经足够把整幢房子翻修一新时，他忘了给自己买一双期盼已久的新跑鞋，还把跑鞋当作三四个月省吃俭用后的奖励。当静谧的凌晨妻子把阿拿放回摇篮，媚人地撩拨着赛斯，伸手指去解他的衬衫扣子，他突然困惑地问她，这条新裙子是不是很贵，弄脏了得当心点洗。某个平常的午后，一个孤儿踏进赛斯的作坊，主动要帮忙，然后就蹲下来冲洗用脏的油漆刷，赛斯一言未发，没有反应过来这就是他的第一个徒弟。对于这一切他都心不在焉，因为他的精神耗在了更重要的问题上：连续十几个小时他端坐着，观察摸得到的事物，一只鸡，一条鱼。观察遥不可及的事物，太阳，星辰。观察想象中的事物，一把谁都没见过的吉他，像梨一样悠扬的乐器，啵楞啵楞地让人心痒。他冥思着，在虚空中弹播了一下这个像梨的乐器，于是他的心也变痒痒的，他把眼睛凝注在这些色与空之中，在难以界定的某一刻有一双更警醒的眼睛也匆匆停在他身上，正是那一刻他从一个修修补补的手艺人成了一个艺术家。

一个雨季的夜晚，村长带着一伙人毫无征兆地闯进作坊。当时赛斯正物我两忘地看着一只足球，徒弟在打扫碎木。当徒弟步入中年，他终于领悟了那个夜晚所有的交流都是在无言中完成的，可彼时还是孩子的他看到的是摄影记者闪着镁光灯到处乱拍，文字记者问了许多又蠢又空的问题，“这些棺材的创作灵感源于何处？”“您的顾客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对您的作品满不满意？”赛斯认真听着，却做出了似懂非懂的表情，继续去看那只足球。村长温和地摇摇头：“赛斯啊赛斯，盯着这只足球看就行了吗？走出你的作坊看看外头，英国兵上个星期从阿克拉撤了一半，美国特使下个月来访，还有这篇恩克鲁玛博士的新文章，你读读这句话，‘我们不但要享受自由的福祉，还必须勇敢地承担自由带来的责任。’赛斯，你的责任是什么？”赛斯笑了笑，不置可否，却洗耳恭听。“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在明年，也就是1957年，我们美丽的家乡就要从英国人手中独立出来了？我们将是第一个宣布独立的黑非洲国家！我们将再也不用看白人的脸色做事！显而易见，这个崭新的国家，一定需要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奇朴素的哲学。看看这小小的棺材作坊，这方寸之地不正好是这种新文化的代表？它将有多大的宣传力量！我在这里来回踱步，已经能预料今后多少人会去仰望这种力量，依附这种力量！赛斯，不要板着脸，对着镜

头说几句好听话，为这些漂亮的小棺材再上一层言语的亮漆、再涂一层修辞的香蜡。”赛斯一言不发，拿过刷子在木板上涂了一层清漆。

《阿克拉战斗报》1956年10月11日

专访：特施村民间艺术家与自由加纳的新文化

当英勇的黄金海岸公民运用智慧和谋略从英国殖民者手中争取独立时，在阿克拉市远郊的特施村，一位才华横溢的加族青年雕刻家正在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创造文化基础。赛斯·凯恩·跬瓦长着一张朝气蓬勃的实干家的脸和一双灵巧的木匠的手。他声名远播，人们千里迢迢赶到特施村他的艺术室请求他接受订单。而他的艺术作品就是一副副栩栩如生的拟物棺材——洋葱棺材、牛奶棺材、机枪棺材、潜艇棺材，凡能所想，应有尽有。记者拜访时，他正在为邻村的一位五十余岁农民制造一口足球棺材，这位顾客的童年梦想就是成为足球运动员。

跬瓦村村长兼“独立加纳同盟”副组织部长普桑·博斯先生认为，跬瓦的雕塑作品为新加纳奠定了文化基石，这些作品代表着扎根于黑非洲民族性中的对生命的赞美。与英国殖民者惨淡的清教葬仪截然不同，我们自古以来就在葬礼上载歌载舞、饮酒作乐，因为顽强的加纳人民更愿意积极面对生老病死。跬瓦手中这些艳丽多姿的棺材概括了死者一生的经历和梦想，正是黑非洲积极人生观的最佳诠释。除了跬瓦先生，在黄金海岸的各个角落，民间艺术家们正在各种媒介上证明加纳艺术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族艺术家跬瓦的作坊里，我们见到了许多别族顾客的订单，阿肯族、莫尔族、奥族……普桑·博斯先生以政治家的眼光深刻地指出：“跬瓦作品的畅销充分证明了新加纳作为一个团结的多民族国家的强大生命力，这些作品将全加纳各族人民凝聚在统一的政治宣言下，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取得主权独立已经成为了黄金海岸各族的共同诉求。”

滚吧，英国人。带着你们死气沉沉的小说、油画、交响乐滚吧。我们自有更好的艺术家！

赛斯把报社寄来的一摞《阿克拉战斗报》往墙角一塞，苏瓦抽出一张当纸飞机，而阿拿却拿着报纸擦拭木板上的刨花。五七年的春天加纳果真如村长博斯所料宣布独立。哦，他已经不是村长博斯了，他的偶像恩克鲁玛博士成了开国总统，博斯在首届政府里做了一个不小的部长。喧嚣和骚动的年代！新生的国家急需拥有神力的英雄，于是赛斯的名气也随着那些好大喜功的新闻报道水涨船高。建国最初的几个月各类政治社团如雨后春笋，很多人循着报纸来敲作坊的门，以过度欣赏的目光端详赛斯的匠心，以惊人的价格买下赛斯的棺材。他们的说辞如此相似，让人忘了他们的派系千差万别。——跬瓦先生，您能否屈尊来我党担任文化委员，您的家庭背景正好能代表广大中产阶级的利益。——请为我党的下次集会说几句话吧，党员们不多，都是捕鱼的和种地的，忠心耿耿的

老实人，他们对您的作品交口称赞！——我们希望争取您成为自由艺术协会的核心会员，不瞒您说，建国至今，不少人发了财，本艺协颇得这些新贵的资金支持，加入本艺协，您的作品一定能得诸多收藏家的赏识……这种时候，最明智的办法是沉默，如果他能像第一个夜晚那样躲开灼人的目光后面更灼人的谴责：“赛斯，你的责任是什么。”他明白这些人的意思，他们的人生都像阶梯，每一级只是下一级的跳板。他们试图说服他做一个棺材匠实在微不足道，要紧的是如何以此达到某种政治理想，他不为所动，却难以驳斥这样的道德感，好几次道德的煎熬那么猛烈，他几乎忍受不了这种莫名的歉疚，几乎脱口而出：“带上我吧，让我和你们一起喊口号。”恰恰此时，他绕过说客们的鼻尖看到了小儿子阿拿。这灵巧的孩子正捧着一块木板，以超乎年龄的耐性雕三文鱼的鳞片。赛斯丢下说客，走到儿子跟前，担心地说：“你怎么又在这里？你不想出去玩吗？”

阿拿的第一个记忆是巨大的菠萝棺材，他懵懂的心把这亮黄色的存在当作独一无二的神明，以至于四岁时他面对长满几千只菠萝的田野，第一次感觉到了忧郁。他触摸的第一朵花是水仙棺材，在他手中盛开了三个月，没有一片叶子弯折，没有一朵花瓣枯萎。他所骑的第一匹马能在天上飞，当赛斯把他抱上一只真正的小马驹时，他想不通马驹居然飞不起来，他痛哭流涕，拒绝把这笨家伙称为“马”。阳光的热量都洒在他的哥哥苏瓦身上，他结实的小腿在麦田间飞奔，明亮的眼睛搜寻蚱蜢去喂他的第一只斗鸡。而阿拿呢，赛斯不得不经常把他推出作坊，“去跑步！等脸上晒红了、腿上长肉了再回来！”他没有去跑步，他不明白这粗糙的乡间有何值得一看，他躲在麦垛阴影里，为下一个订单画设计草图——一头完美的奶牛、一艘完美的舰艇。十岁，他在乡村图书馆找到了一本缺页的哲学入门书，当他知道几千年前有一个柏拉图也像自己一样喜欢完美的模型胜过真实世界，当他读到这个柏拉图以为真实世界充其量是洞穴墙上模糊的影子，阿拿激动地晕了过去。柏拉图成了一声感召，领着他走向乡村图书馆的最后一排，那里胡乱堆放着英国人离开时没带走的书，奥斯丁挨着边沁，希罗多德挨着薄伽丘。他饥不择食地阅读，那些《阿克拉战斗报》所不齿的东西他都疯狂地爱上了，他甚至在饭桌上大胆地宣称：“如果英国人没走该多好。瞧瞧我们，我们在过野人的生活。”青春期的几年，他对制作棺材失去了热情，却喜欢躲在作坊的暗角里看书。看久了，他闭上眼睛：“爸爸，我的心砰砰直跳，我刚才大概是幸福地晕了过去。”

阿拿死后，赛斯常常念叨起这句话，让自己相信阿拿每一次的晕厥都源自类似的幸福感。第一次在餐桌上晕倒。第一次在课堂上晕倒。第一次在走路时晕倒。他们把摔得鼻青脸肿的阿拿搬到床上，再也不能故作轻松地开玩笑说“这不过是公子哥得的病”。哥哥的手为他探来漂亮的花苞放在床头，妈妈的手忧伤地抚摸他的头发，而阿拿的眼睛却盯着爸爸的手，他向赛斯恳求：他想葬在一厚实精美的书里——柏拉图的《理想国》，虽然他平生只读过这本书的残本。

那几年还有许多其他事发生，可阿拿的死像一个庞大得无法完成的订单一直压在所有其他订单上面，让赛斯朝思暮想。雨水泛滥的季节，赛斯在随着父母拜访作坊的小孩里寻找过于聪慧的眼睛，他为这些眼睛涌出泪水，怕有一天他们也会迷恋上柏拉图或者希罗多德这些虚无缥缈的名字。他有点疑惑：“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担心过这样的事呢？”于是他安慰自己：“现在是雨季，总有一天会放晴。天晴了我的病就好了。”他在阳光和雨水的更迭中寻找好转的迹象，暗暗许愿，如果连着五天不下雨就证明我好一些了……如果抬头看不见云就证明我快痊愈了……可是季节放弃了他，让他每次抬头都只看到一片阴霾，他等待着，等待着，终于也放弃了季节。衰老是一瞬间完成的，他老了，他的妻子老得更快，她沉迷于没日没夜的情感广播节目，频繁地向电台主持人打电话，讲自己曾经有一个多英俊多聪明的儿子。她的字字句句他都听见了，他没有去安慰。他走过电话机，微微一笑，他们望着彼此眼中的爱意如何消失殆尽，取而代之巨大的怜悯，他们变得那么要好，那么柔顺，一个人的话还没有出口另一个人已经点了点头。点头，一切都同意，却一切都放弃。在热带，他们的耐心像冬眠的动物，让往事徒然加重。于是时间丢了他们，颠三倒四地往前奔，只有在苏瓦大婚的宴席上和第一个孙子出生的夜里，他稍稍震惊了一下，“原来已经过去那么多日子了啊。”他震惊了一下，抬头看到一片阴霾，于是又退缩回到一尘不变的棺材作坊里。

那几年是苏瓦接管了生意上的重担。多亏他缺少他爸爸和弟弟的巧手匠心，他的眼睛才能更敏锐地察觉作坊里的弊病。是他引入了考评机制，在几十个徒弟里分成三六九等，定期反馈，能者多劳。是他吩咐出了师的徒弟去加纳各地开分店，并培训他们如何管账订货带徒弟。是他留心和拍卖行里的大小人物攀关系做人情，借着因头请他们来看爸爸了然于胸的手艺。七三年两个美国画廊飞到村子里收购了赛斯的几个棺材。八零年苏瓦说服一个矿泉水公司用赛斯的事迹拍了个举国动容的广告，“生命多美好”。八九年他把赛斯送到法国风光光办了个人展“大地的魔术师”，赛斯不愿做飞机，于是他们带着几十个棺材搭游轮旅行。去特玛，上大轮船，转科特迪瓦，在深蓝的浪头里扑腾几下，停马赛。马赛，那是法国的特玛，法国，那是世界地图上离加纳并不远的一个小点……

赛斯七十岁那年，已经是加纳国宝级的艺术大师。他正在作坊里忙活，他的叔叔闯进来，他看看三月旱季的热太阳如何从东南角的窗洞里射进来，让木板沁出一粒粒晶莹的树脂，他看看侄子如何把小巧的楔子嵌进木板里，让木头都咬得紧实紧实的。赛斯看了一眼叔叔，没有讶异，只是说：“你来了，你饿不饿。”这时候正好又有一个小姑娘走进来，兀自把一个包裹放在作坊的旧桌子上。“这里面有四十六颗种子。”姑娘喃喃地说，“三颗腰果种子，四颗酪脂树种子，十颗可可种子，五颗桃心木种子，六颗苹果种子，八颗木玫瑰种子，六颗芝麻种子，四颗银叶花种子。四十六颗种子，我把它们全炒熟了，我知道它们再也不会发芽。”



Coffin in the shape of a cocoa pod, Kane Kwei, De Young Museum, San Francisco

小姑娘坐下来，赛斯端详着她小巧的手腕和脚踝，她也许十四岁都没有。小姑娘继续自言自语：“过一会离开你这儿，我就去找维罗婆婆，我从父母的房间偷了钱，他又把一个月的工钱给我，她才肯给我那药。我不怪他，他的笑容那么皎洁，让所有的阴影褪去，让时间静止。我也不怪那晚上大月亮挨着收拾整齐的面粉厂升起来，让梦做得太烫。可是我一想到维罗婆婆手里的药……一想到我都没有资格在旁人面前露出悲哀的表情，如果我哭了，我只能跟人说：我没事，我的小狗走丢了……这里有四十六颗不发芽种子，它们曾经能长成树和花，现在再也不能了。我求你用这些种子造一口小小的心型棺材，我听说在肚子里呆了四十六天的孩子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小心脏在砰砰跳。”

赛斯活了一辈子，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的叔叔就是来接他的。他这一辈子，造了多少棺材，送过多少死人，见过多少更残忍的告别，他思忖着自己好歹能说几句安慰的话，他张了张嘴，然后听见楼上的收音机吱呀作响，四十年过去了，他妻子仍然执迷地给电台打电话：“我有过一个儿子，很英俊很聪明，他死得太早。”母亲的痛楚是无法安慰的，于是赛斯沉默了下去。

这一天是复活节，他所有的徒弟都去参加复活节游行，赛斯没有人可以差遣，便对叔叔说：“村口立着两棵盈盈如盖的腰果树，劳驾你去那儿找三颗最饱满的腰果种子，我愿它们一埋到土里便能抽芽。”叔叔走了，老村长博斯走进来。赛斯看了一眼死了多年的博斯，怕他仍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唠叨政治，便马上对他说：“你家后院里不是有一棵顶好的可可树？拣十颗种子给我，我愿这些种子明年就能收获好几杯热巧克力。”博斯走了，曾经给赛斯拍过照的摄影记者走进来，赛斯吩咐他：“我看你腿脚好，你往西走三里地，沿着国道有两排结实的酪脂树，求你带给我四颗酪脂树种子。”就这样，那些死去的熟人一个个走进来，每人都带着一个收集种

子的任务又出去了。最后一个进来的是阿拿，他困惑地张望着作坊，这些年经过苏瓦的大修，作坊的布局他已经认不出来了，不过他还是很快找到一个阴凉僻静的角落，拿着木板抛起光来。赛斯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你怎么又在这里了，你怎么不出去玩？”他儿子便要站起来，而赛斯又生出新的顾虑：“你还是不要出去了，我怕你一出去就再也不回来。”

于是赛斯挨着他儿子坐下来，拿起一颗腰果种子，一颗木玫瑰种子，一颗银叶花种子，比划大小。他估摸，这一会儿，小姑娘已经吞下了维罗婆婆的药，肚子在痛，流着眼泪向旁人诉说她的小狗走丢了。赛斯不管。赛斯砍木头，捣胶水，做模子，搭出一颗心脏的形状。赛斯接过一位位死者收集来的新鲜的种子，一颗颗黏在心脏上。他早该想到了，他平生所作的棺材，菠萝、吉他、太阳，把这些本该存在于地上的东西硬生生地埋进地下是多么牵强。幸好，这最后一个棺材是浑然天成的。种子和心，它们生来便应埋入深土。如果他死了，他也想埋进种子的心里，来年吸吮雨季的水，从绝望的土里抽出新生的芽。

Inspired by the life story of Seth Kane Kwei. His design coffins, Abedbuu adekai, have been profoundly anchored in the Ghanaian tradition.

《纽约客》：大器晚成

《为什么我们将天才等同于早熟？》讲述几位大器晚成的文学家与艺术家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将天才等同于早熟？

by Malcolm Gladwell
published on The New Yorker, issue of Oct 20, 2008
译者 thinkingfish 来自译言网

当本·方汀（Ben Fountain）决定写小说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时，他还就职于 Akin, Gump, Strauss, Hauer&Feld 公司达拉斯（Dallas）办事处。他是位助理律师，负责房地产实务，刚从法学院毕业没几年。之前他发表过的唯一“作品”是一篇法律评论。而他受过的全部文学训练是在大学里上过的几堂文学创作课。他也曾试过晚上回家后进行写作，但是通常因为疲劳而疏于提笔。于是他决定辞职，专心写作。

“我那时非常惶恐，”方汀回忆道，“我觉得我将要跳下悬崖，却不知道降落伞是否会打开。没有谁想浪费自己的生命，何况我在律师行里干得不错，留在那里我会很好的前途。我的父母也为我感到骄傲——尤其是我爸爸……那是个疯狂的决定。”

二月的一个上午，星期一，他开始了新生活。早上 7 点半时，他在厨房的餐桌前坐下。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他将写作到午饭时间。然后在地板上躺 20 分钟，让他的头脑放松一下。接着他要回到书桌前再干上几个小时。身为律师的他有能力约束自己。“我一开始意识到如果不能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的话，我的心情一定会糟糕透顶。所以我总是能完成。我把写作当成一份正经工作，不曾拖拉。”方汀的处女作是关于一位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不道德交易的股票经纪人的故事。作品只有六页长，但他写了足足三个月。当他写完时，他回到餐桌前开始写下一个故事，然后是再下一个……

开始写作的第一年，方汀卖掉了两则故事。他建立了信心，开始写一本长篇小说。写完后，他对这件作品并不是十分满意，最终把手稿收进了抽屉。从那时起他进入了一段他眼中的低谷期——调整对自己的预期，开始新一轮的写作。后来，他的一则短篇被 Harper's 发表。一位纽约的文学代理商读了这篇文章后决定和他签约。他整理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起名为《与切·格瓦拉的短暂邂逅》（Brief Encounters with Che Guevara），由 HarperCollins 公司旗下的 Ecco 出版社发表。对这本短篇小说集的评论是轰动性的。《时代报社书评栏》（The Times Book Review）称它“令人心碎”。此书为方汀赢得了海明威奖，还获得了美国独立书商协会选书（BookSense Pick）的头名。这本书在多个区域畅销书榜单上都名列前茅，更被《旧金山纪事报》、《芝加哥先驱报》和《科克斯评论》等报社题名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方汀的名字开始被拿来和几位屡获大奖的资深作家 Graham Greene, Evelyn Waugh, Robert Stone 和 John le Carré 相提并论。

本·方汀的声名鹊起听起来像个熟悉的故事：一个来自外省的年轻人一夜之间横扫了文学界。但是他的成功并非真的在一夜之间

发生。他 1988 年辞去了事务所的工作。在他写作生涯早年，每一篇录用稿背后都至少躺着三十封拒信。被收进抽屉的那本手稿花费了他四年时间。他的低谷期持续了整个九十年代下半段。“邂逅”系列给他带来的成功是 2006 年的事情，那时距他第一次坐定在餐桌前开始写作已经整整十八年。来自外省的“年轻”作家在四十八岁时才横扫了文学界。

天才，在普遍的想法中，与早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倾向于认为，真正的创造力需要年轻所带来的那种新鲜、活力和欣欣向荣。Orson Welles 二十五岁时完成大作《公民凯恩》（Citizen Kane）。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期间以一年一本书的速度写作，终于在三十二岁时凭借一本《白鲸》（Moby-Dick）攀上高峰。莫扎特（Mozart）二十岁谱写成名作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对于某些创作形式，比如抒情诗来说，早熟的重要性已经被强调成了金科玉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T·S· 艾略特（T.S. Eliot）几岁写下《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来着？二十三。“诗人们在年轻时登峰造极。”研究创造力的专家 James Kaufman 说。对此，《流》（Flow）的作者 Mihály Csíkszentmihályi 表示同意：“最富创造力的抒情诗篇是由年轻人写就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Howard Gardner，一位创造力研究的权威学者，说道：“在抒情诗领域，才能总是早早被发现，迸发出璀璨光芒，然后又迅速熄灭了。”

几年前，一位芝加哥大学名叫大卫·格兰森（David Galenson）的经济学家决定验证这个关于天才诗人的假设是否正确。他阅读了自 1980 年以来的四十七卷（收录美国诗歌的）主要诗集，并在其中找出录用最频繁的篇章。有些人也许会对他用数量评定文学价值的做法提出质疑，然而格兰森只是想对文学学者进行广泛采样，看看依美国人的口味哪些现代诗是最重要的。排名前十的作品依次是 T·S· 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的《臭鼬时光》（Skunk Hour）、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雪夜林边驻马》（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红色手推车》（Red Wheelbarrow）、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雨》（The Fish）、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 The River Merchant's Wife（译者注：《李白·长干行》日语版的英译，但改动极大）、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的《爹爹》（Daddy）、庞德的《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弗洛斯特的《修墙》（Mending Wall）、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雪中人》（The Snow Man）以及威廉姆斯的《舞》（The Dance）。这十一首分别完成于作者二十三岁、四十一

岁、四十八岁、四十岁、二十九岁、三十岁、三十岁、二十八岁、三十八岁、四十二岁和五十九岁时。格兰森因此总结道，没有证据显示抒情诗写作是年轻人的天下。有些诗人在写作生涯的初期贡献出了他们最好的作品，其他人则要等到数十年后才渐入佳境。弗洛斯特百分之四十二的入选诗篇是他五十岁之后写成的。这个比例在威廉姆斯身上时百分之四十四；对史蒂文斯来说则是百分之四十九。

格兰森在他题为“年长的大师和年轻的天才：艺术创造力的两个生命周期”的研究中指出，同样的现象也出现于电影界。的确，存在着像Orson Welles这样，二十五岁就在导演的位置上一鸣惊人。但是也有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式的例子，在他五十四到六十岁期间连续制作了《电话谋杀案》(Dial M for Murder)、《后窗》(Rear Window)、《捉贼记》(To Catch a Thief)、《哈里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Harry)、《晕眩》(Vertigo)、《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和《惊魂记》(Psycho)——由同一位导演执导并连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在整个电影史上也少有出其右者。马克·吐温(Mark Twain)五十九岁时发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则在五十八岁时写成《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然而，真正让格兰森无法从脑海中挥去的例子是毕加索(Picasso)和塞尚(Cézanne)。格兰森是个艺术爱好者，对这两人的故事稔熟于胸。毕加索是光芒四射的少年天才。二十岁时，他便用一幅大师级作品——《招魂》(Evocation: The Burial of Casagemas)——奠定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地位。很快地，他又绘作了他艺术生涯中许多最重要的作品，包括二十六岁那年创作的《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毕加索完全符合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天才形象。

但塞尚却完全不符合。巴黎奥塞博物馆塞尚展厅的馆藏代表了塞尚最高水平。当你欣赏那些占据醒目位置的经典作品时，你会发现它们都是在塞尚绘画生涯的末期完成的。格兰森算了笔经济账：他列出了毕加索和塞尚的画作在拍卖行的成交价格以及画家完成作品时的年龄。他发现，毕加索二十五岁左右创作的作品的平均价值是他六十至七十岁之间作品的四倍。对于塞尚来说，情形恰好倒过来了，塞尚六十五岁左右的画作具有十五倍于他年轻时作品的价值。青春带来的新鲜、活力和欣欣向荣对他的帮助微乎其微。塞尚可谓是大器晚成。然而在我们对天才和创造力的记载中，我们忘了给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塞尚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本·方汀在餐桌前坐下来写的第一天进展得很顺利。他知道股票经纪人的故事该怎样开头。但是第二天，用他的话来说，他“完全崩溃了”。他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事情，就好像又回到了小学一年级似的。他没有一幅细节丰盈的图景可供倾泻到纸上。“我必须在脑海里对建筑、房间、店面、发型、服饰等最基本的元素进行构图，”他说。“我意识到，我并没有掌握将意象转化成文字这一写作工具。于是我出门去买图解辞典、建筑辞典，还报名参加了相关的辅导班。”

他开始按个人兴趣搜集相关文章。不久，他意识到他开始着迷于海地。“关于海地的档案不断增长，”方汀说。“于是对自己说，行，小说的题材有了。头一两个月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亲自去那里，我可以用想象弥补一切。但是两个月以后，我对自己说，你得去一趟才行。于是在91年的四月或五月，我去了海地。”

他几乎不会说法语，更不要说海地人说的克里奥耳式法语(Creole)了。他此前从未离开过美国，也不认识哪怕一个海地人。“我到了旅馆，走上楼梯，看到一个人站在台阶上，”方汀回忆道。“他说：‘我叫Pierre。你需要一个向导。’我说：‘千真万确。’他是个很真诚的人。而且他很快意识到我并不是去那里追女孩子或者搞毒品，我除了旅行并无他求。”方汀继续说道。“然后他一下子有主意了：‘我可以带你去逛逛那里。我可以带你去见见这个人。’”

方汀对海地深深着迷。“那里几乎就像一个实验室，”他说。“过去五百年发生过的事情——殖民主义、种族、权力、政治、生态灾难——都以非常浓缩的形式存在于海地。而在那里，我感到一种发自肺腑的舒畅。”他后来又访问了海地好几次，有时待一个星期，有时俩。他结识了一些朋友。他邀请他的海地朋友到达拉斯拜访他。(方汀说：“如果你没有和海地人同处一室过的话就不能算真正生活过。”)“我想说的是，我真正融入了他们，我没法说走就走。整个过程有着非理性、非线性的一面。我的书中描述的是海地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我需要知道的是些特定的事情，有些事并不是我真正需要了解的。我遇到一个为“拯救孩子”(Save the Children，译者注：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慈善机构)工作的人，他住在中央高原(Central Plateau，译者注：这一带是海地最贫穷的地区)，从这里坐汽车去大概需要十二个小时。我并没什么原因要去拜访他，但是我还是去了。一路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土。旅途很艰难，但是十分壮丽。这趟行程与我的作品毫无关系，但是我感到不虚此行。”

《与切·格瓦拉的短暂邂逅》一书中有四个故事是关于海地的，他们也是这个集子里最有力度的几篇。这些故事让人身临其境；作者的视角仿佛来自一个环顾世界的海地人，而不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海地社会。“小说写完后，我不知道，我觉得意犹未尽，我可以继续挖掘下去，挖掘更深的东西。”方汀回忆道。“总有一些东西——总有一些——在这里等着我。我来过多少次了？至少有三十次吧。”

格兰森提出一个观点：像毕加索这样的神童很少将自己置身于方汀经历的那种开放式探索中。他们倾向于进行“概念化”的创作，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清晰的点子开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通过执行实现它。“我很难理解为什么‘研究’这个词儿被赋予这么大的重要性，”毕加索曾经在与艺术家Marius De Zayas的采访中说道，“在我看来，搜寻在绘画中毫无意义。找到才是重要的。”毕加索又接着说道：“我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用到的几种手法不能被看作是一种演化，或者是达成某种绘画理想的若干步骤……我从来没有进行过测试或实验。”

根据格兰森的说法，大器晚成的人却倾向于采用相反的方法。他们的策略是试验性的。“他们的目标并不明确，所以他们的过程

也是渐进的、试探性的。”格兰森在论著《年长的大师和年轻天才》中如此写道。他又写道：

“他们目标的模糊性意味着这些艺术家很少有成功了的感觉，他们的职业生涯因而常常被笼罩在对一个终极对象的追求中。这些艺术家重复他们自己，反复描绘着同一个主题，用试错法在摸索中逐渐改变处理主题的手法。一件作品的结束是下一件作品的开始，并没有哪一件受到特别的重视，所以试验型画家很少为一幅画专门准备草图或计划。他们认为，绘画创作的过程就是搜寻的过程，他们将在作画的过程中致力于找到那个影像；他们通常认为绘画中的学习是比完成画作更重要的目标。试验型的画家在职业生涯中逐渐培养他们的技艺，用很长的时间慢慢地改进他们的作品。这些艺术家是完美主义者，往往受到无力达成目标而引起的挫败感的折磨。”

对于毕加索想要找到而不是搜寻的态度，塞尚说的恰相反：“我在绘画中追寻。”

一个试验型的创作者会重返海地多达三十次。那是那一类头脑弄清自己想做什么的方式。当塞尚给评论家 GustaveGeffroy 作肖像时，后者根据塞尚的要求，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不得不尝试了八十种坐姿。最后塞尚还是宣判了创作的失败。（创作的成果后来成为奥塞博物馆的经典之一。）当塞尚为他的画商 AmbroseVollard 作画时，他让 Vollard 早上八点到达，在一块摇摇欲坠的平台上一口气坐到十一点半，如此进行了一百五十次——塞尚最后还是放弃了这副肖像的创作。他会描画一个场景，再重画它，然后又重来一次。他以在挫败的震怒中将画布撕成碎片而臭名昭著。

马克·吐温也一样。格兰森引用了文学评论家富兰克林·罗格斯 (FranklinRogers) 对马克·吐温试错法的评价：“他惯常的写作过程是：先给小说列一个结构性的提纲，这个提纲通常很快就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届时他就想法设法找一个新的构思来克服原先的缺陷，重写他已经写好的部分，再继续前行，直到新的缺陷出现并迫使他再次采取这一过程。”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写作过程中，马克·吐温反反复复地斟酌、绝望、修改又放弃了如此多次，以至于花费了将近十年才写完这本书。这个世界上的塞尚们成器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有缺陷，或者受到干扰而分心，抑或是缺乏志向，而是因为通过试错法而呈现的那种创造性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

“邂逅”一书中最好的故事之一题为《中央山脉的濒危鸟类》(Near-ExtinctBirdsoftheCentralCordillera)，主人公是一个被哥伦比亚的 FARC 武装分子劫持为人质的鸟类学家。和方汀的许多作品一样，它读起来有一种从容的优雅。然而它的创作过程却全无从容或优雅可言。“我在这个故事上苦苦挣扎，”方汀说。“我总是太贪心。我想，就这同一个故事我大概写了 500 页各种版本的表现方式。”方汀现在正在写一部新的小说。它原定于今年交付，但延期了。

格兰森关于创造力可以被分为概念型和试验型两种的想法有着

重要的含义。比如，我们有时认为大器晚成是因为他们开始得晚。他们直到五十岁才意识到自己有某种天赋，所以他们取得成就的时间也相应推迟。然而这并不全对。塞尚开始绘画的时间和毕加索差不多。我们有时还认为，大器晚成是因为他们被发现得晚；世界对他们才华的欣赏来得迟钝。无论哪种看法都蕴含着一个假设，那就是大器晚成的人和神童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器晚成只是天才出于条件的限制或者市场营销的失败。格兰森的论点揭示了另外的可能性——大器晚成者姗姗来迟，是因为他们直到事业的后期才真的变得非常出色。

“塞尚在给予人物形象真实感方面的欠缺阻碍和拖累了他对内心图景所具备的品质的表达。”杰出的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格·弗莱 (RogerFry) 如此描述早年的塞尚。“尽管拥有罕见的天赋，他恰恰缺乏相对来讲比较常见的具现化才能，这种才能就算是画示意图的绘图员也可以在商业艺术学校里习得。然而，想表现出塞尚的图景对具现化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换句话说，年轻时的塞尚不会画画。对于《盛宴》(TheBanquet) 这副于塞尚三十一岁时创作的作品，Fry 写道：“无法否认，塞尚画得很糟糕。” Fry 又说：“天赋更均衡和人格更完整的画家能够从一开始就和谐地表达他们自己，但是如此丰富、复杂和自相矛盾的天性需要很长一段酝酿期。”塞尚试图表达的东西如此难以捉摸，他本人也是通过了几十年不懈的实践才得以驾驭。

方汀用长期努力才唤起文学界的注意，这不由让人有些泄气。在通往伟大成就的道路上，大器晚成者代表着失败：当他们在月复一月甚至是年复一年地修改稿件、绝望发狂、变更方向或是撕碎画布时，他们所创作的看起来就和那些永无出头之日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一样。神童们是轻松的，他们一出道就挂起天才的招牌。大器晚成者们是艰难的，他们需要的除了忍耐还有几近盲目的信念。（让我们为塞尚在高中时没有遇到一位看过他的草稿后劝他转行搞会计的指导教师而庆幸吧。）每当一位大器晚成者被发掘出来，我们会忍不住去想有多少像她 / 他一样的人因为我们草率地判断他们的才能而被扼杀。但是也必须承认，对此我们无能为力。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哪些失败最终会通向成功呢？

遇到本·方汀后不久，我去拜访了小说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 (JonathanSafranFoer)，2002 年畅销书《一切皆被照亮》(EverythingIsIlluminated) 的作者。方汀是个头发开始灰白、身材苗条、态度谦逊的人，用他一位朋友的话来说，他看起来像“一位来自佐治亚奥古斯塔城 (Augusta, Georgia, 译者注：因主办高尔夫球赛而著名) 的职业高尔夫选手”。福尔则三十刚出头，看起来刚刚到法定饮酒年龄。方汀身上带着一种柔和的气质，就好像多年的奋斗磨去了他可能曾有的一切棱角。Foer 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你在他正说到兴头上时碰他一下的话，你会受到电击。

“我是从后门溜进写作生涯的，”福尔说道。“我妻子是个作家，她从小就记笔记——你知道，家长们总说，‘关灯，睡觉时间到了’，然后她会在被子下拿出一个小手电，照着读书。我觉得我读书比其他人晚多了。我就是对读书没兴趣。”

福尔大学去了普林斯顿，大一那年他选修了一堂乔伊斯·卡罗尔·奥特斯（JoyceCarolOates）教的文学创作课。他解释说，这个决定“多少算是一时兴起，也许是出于拓宽课程广度的考虑。”之前他从没有写过一个故事。“老实说，我根本没想过这事，但学期过半的时候有天我走进教室，教授对我说，‘对了，我很高兴有机会和你谈谈。我很欣赏你的写作。’那时我才发觉我有这方面的才能。”

奥特斯告诉福尔，他具备了成为作家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精力。他每周为这门课写十五页，为每次专题讨论写一个故事。“为什么一座大坝上的小小缺口会漏出这么多水来？”他笑着说。“有某种东西在我体内，就像压力一样。”

大学第二年，他选修了又一门文学创作课。在那学年之后的夏天，他去了欧洲。他想找到他祖父的故乡，乌克兰的一个村庄。旅行后，他去了布拉格。在那里他像每一个文学专业的本科生那样读了卡夫卡，然后坐在了他的计算机前。

“我仅仅是在写，”他说。“直到它发生时我才知道我在写。我并无写一本书的意图。我在十周内写了三百页。我真的做到了。那是之前从没有发生过的。”

那本小说是关于一个叫做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的男孩的。他拜访了位于乌克兰的一个村庄，这是他祖父的故乡。那三百页是《一切皆被照亮》的初稿——那本精致而又与众不同的小说奠定了福尔作为当代最具辨识度的文学叙事者之一的地位。那年，他十九岁。

福尔开始谈论另一种写书的方式——十年磨一剑式的日积月累。他说：“我做不到。”他看起来很困惑。很显然的，他不理解试验型的创作者怎么工作。“我的意思是，设想你想要学会的技艺是成为一位原创者，你怎么能通过学习成为原创呢？

他开始描述他的乌克兰之旅：“我去了我家人曾经生活的村庄。它叫做 Trachimbrod，这也是我在书中用的名字，是个真实的地方。但你知道好笑的是什么吗？这也是写进书中的唯一考察结果。”他写下第一句话，自我感觉甚佳，然后他在脑海里反复琢磨接下来该往哪儿走。“我头一个星期花在和自己辩论该拿这第一句话怎么办上。一旦决定好，我便如释重负，开始创作——从那往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如果你读过《一切皆被照亮》，你会有与读《与切·格瓦拉的短暂邂逅》相同的感觉——一种穿越时空、被文学作品引入书中世界的体验。两本书都是艺术品。只是作为艺术家而言，方汀和福尔完全没有共同之处。方汀三十次涉足海地。福尔只去了Trachimbrod一次。“我的意思是，那毫无用处。”福尔说，“我在那里丝毫体验也没得到。那只是我写书的一块跳板。它就像一个空荡荡的游泳池，等待着被填满。”他花在为他的小说获得灵感的总时间：三天。

本·方汀并不是独自做出弃法从文的决定的。他当时已经结婚，有了家庭。他和妻子莎伦（Sharon）在杜克大学（Duke）学法律时相识。当他在 Akin, Gump 从事房地产法方面的工作时，她是 Thompson&Knight 事务所税务法部门的合伙人制雇员（partnertrack，译者注：雇员最终有希望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可以独立负责部分业务，并参与公司决策）。两人实际上在达拉斯市中心的同一座建筑里上班。他们在 1985 年结婚，1987 年 4 月有了个儿子。莎莉，方汀这样称呼她，休了四个月的产假后回去上班。到那年年底时，她成了公司的合伙人。

“我们把儿子交给市中心的一家托儿所，”她回忆道，“我们一块儿开车上班，一个送他去托儿所，另外一个则去工作。我们俩有一个再接他回家，然后，差不多晚上八点钟左右，我们给他洗澡，让他上床睡觉，那点儿我们连晚饭都没吃上。然后我们会彼此看看，无可奈何道：‘这可仅仅是个开始呢。’”她做了个鬼脸。“那样的情形持续了一两个月，本的反应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应付这个的。’我们都同意继续这样的步调会让我们大家都一团糟。Ben 对我说：‘你想让我呆在家里吗？’我工作干得挺高兴的，而他则不是，所以从我的立场来说让我留在家里不合道理。而我除了从事法律业外也没有别的志向，但是他有。所以我说：‘你看我们能不能依然让孩子一部分时间去托儿所，好让你有空写作？’我们事实上就那么做了。”

因为莎莉送儿子入托，方汀得以在早上 7 点半就开始写作。他下午会停下工作，因为接儿子回家的时间到了。然后他去采购、做家务。1989 年，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方汀作为北达拉斯地区的一位住家主夫羽翼已丰。

“本刚开始这么做时，我们讨论过这计划行不通的可能性，我们也一般性地讨论过‘我们什么时候能知道它的确行不通？’这样的问题。我说，‘那就做十年看看吧。’”莎莉回忆道。对她来说，十年并非不合理。“决定你是不是喜欢一件事情需要些时间”，她说。十年期限后来变成十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孩子们上高中了，她依然站在他身边支持他，因为即使在 Ben 没有发表任何作品的长长低谷期里，她依然坚信他正在进步。她也赞同那些前往海地的旅行。“我没法想象写一本关于你从未试图拜访的地方的小说”，她说。她甚至陪他一起去了一次，在从机场进城的路上看到人们在马路中间焚烧轮胎。

“我赚得不少，我们不需要双份收入来维持”，莎莉补充道。她有一种镇定的、宠辱不惊的气质。“我是说，有两份收入当然是好事，但一份也就够生活的了。”

莎莉是本的妻子，但她也是——借一个旧时的称谓来说——他的保护人（patron，译者注：常指欧洲历史上尤其是中世纪以后为艺术家和学者提供赞助和庇护的权贵们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词如今有一丝居高临下的意味，因为我们认为艺术家（或者说所有的人）应该由市场供养才妥当。但是市场的支持只对像 JonathanSafranFoer 这样的人才行得通，他们的艺术天分在职业生涯初期便得以崭露并充分表现出来；或者像毕加索这样，他的才华

如此夺目，以至于二十岁那年刚刚踏上巴黎的土地时，就有一位艺术品商给他提供每月一百五十法郎的生活费供他作画。如果你是那种开始时并没有现成的计划、必须通过试验和动手来学习的头脑，你需要一个能在漫长而艰苦的探索生涯中看护你的人，直到你的艺术达到它应有的高度。

这就是任何关于塞尚的传记具有建设性的地方。他生活的记录一开始是关于塞尚本人，然而很快就变成关于塞尚生活圈子的故事。首要的总是他的童年挚友，作家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他说服腼腆离群的塞尚从外省前往巴黎，并在之后漫长的困顿年岁里充当他的守卫者和保护者。

这是已经移居巴黎的左拉给还在普罗旺斯的塞尚的一封信。信中的口吻与其说是兄弟般的倒不如说更像父亲般的：

“你问了个奇怪的问题。一个人当然可以在这里创作，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如果他有这个意愿。巴黎提供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别处找不到的优势：能供你朝 11 晚 4 学习过去大师作品的博物馆。你得按这个分配你的时间。从早上 6 点到 11 点，去画室进行人体写生；吃午饭后从 12 点到 4 点去卢浮宫或者卢森堡博物馆临摹你喜欢的大师作品。这样就有 9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我想那应该够了。”

左拉继续写道，塞尚具体怎样才能用每月一百二十五法郎的津贴维持收支平衡：

“我来为你估计一下开销。一间每月租金 20 法郎的屋子；午饭开销 18 个苏，晚饭 22，那样就是两法郎一天，或者说 60 法郎一个月……然后你得付给画室钱：Atelier Suisse，最便宜的画室之一，收费是 10 法郎一个月；再加上 10 法郎的画布、画刷和油彩钱；一共是 100 法郎。你会有 25 法郎的结余用于洗衣服、照明或其他千百种生活所需。”

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是塞尚生活中第二个关键人物。是毕沙罗接纳塞尚到他的羽翼之下，教给他如何成为一个画家。很多年里，他们会时不时找一段空闲去郊野采风，并肩工作。

然后还有安布罗瓦·沃拉尔德（Ambrose Vollard，二十世纪初法国最重要的美术商之一，他发掘了塞尚、梵高、毕加索等艺术家），他在塞尚五十六岁时赞助了其首场个人展览。在毕沙罗、雷诺瓦（Renoir）、德加（Degas）和莫奈（Monet）的敦促下，沃拉尔德前往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Aix）要把塞尚挖出来。他在一棵树上发现一副静物画，那是受到塞尚嫌恶被扔出来的。他在城里四处打听，放话说要买塞尚的油画。在《失土：塞尚的一生》中，传记作者 Philip Callow 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不久，有个人带着一件布包着的物品出现在他的旅馆里。画作卖出了 150 法郎，这笔收入让塞尚十分兴奋，带着画商快步小跑回家去鉴阅更多美妙绝伦的塞尚作品。沃拉尔德为那些作品付

了一千法郎，在他出去时，画家的妻子扔出一幅他遗漏的油画，几乎砸中他的脑袋。所有的作品都积上了灰，被半掩在阁楼上的一堆杂物里。”

后来，沃拉尔德同意为塞尚作模特，意味着有一百五十次他坐在模特台上，不间断地从早上八点坚持到十一点半，以供塞尚描绘那幅他后来因厌而弃的作品。沃拉尔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忆道，有一次他睡着了并从简陋的模特台上跌落下来。发怒的塞尚呵斥他说：“苹果会自己动吗？”这就叫友谊。

最后还有塞尚的父亲，银行家路易斯-奥古斯特（Louis-Auguste）。从塞尚二十二岁第一次离开艾克斯起，奥古斯特一直为他付账，即便当塞尚表现得至多像一个技艺疏浅的业余画家时也不例外。如果不是左拉，塞尚会一直是个抑郁寡欢的银行家之子；如果不是毕沙罗，他永远也不会学会如何作画；如果不是沃拉尔德（出于毕沙罗、雷诺瓦、德加和莫奈的敦促），他的油画会在某个小阁楼里被剥蚀殆尽；而如果不是他的父亲，塞尚漫长的学徒生涯根本无法得到财政保障。这是个非比寻常的保护人清单。头三位——左拉、毕沙罗和沃拉尔德——即使塞尚从未存在过也会声名显赫，而第四位是个天赋过人的实业家，他去世时留给塞尚四十万法郎遗产。塞尚不仅仅得到了帮助，他身后站着一支“梦之队”。

这是大器晚成者给我们的最后一课：她 / 他的成功浸透着他人的努力。在塞尚的传记里，奥古斯特无一例外地被刻画成脾气暴躁的庸俗之人，不懂得欣赏儿子的天才。但是奥古斯特并非一定要常年累月地供养塞尚作画。他完全有权利要求儿子找个正经工作，就像莎莉完全可以对她的丈夫再三前往混乱中的海地说不。她完全可以说，她有权利追求与她职业和身分相配的生活方式——像其他有权有势的北达拉斯夫妇那样，她配得上一辆宝马（BMW），而不是她最后选择的本田雅阁（Honda Accord）。

但是她相信自己丈夫的艺术，或者更简单地，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就像左拉、毕沙罗、沃拉尔德和满腹牢骚的 Louis-Auguste 相信塞尚一样。大器晚成的故事无一例外地是爱的故事，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我们乐于认为，像忠诚、脚踏实地以及日复一日给一个看起来毫不成器的人写支票这等凡人琐事，与稀少的天才没有半点瓜葛。但是有时候，天才压根儿就不稀罕；有时候，天才只是经过二十年厨房餐桌前的苦作后呈现出来的东西。

“莎莉从没有提过钱，一次都没有过，”方汀说话时，她正坐在他旁边，他看着她的眼神表白着他了解那本《邂逅》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妻子。他的眼眶湿润了。“她从未让我感到过一丝压力，”他说。“连私下的也没有，连暗示性的也没有。”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